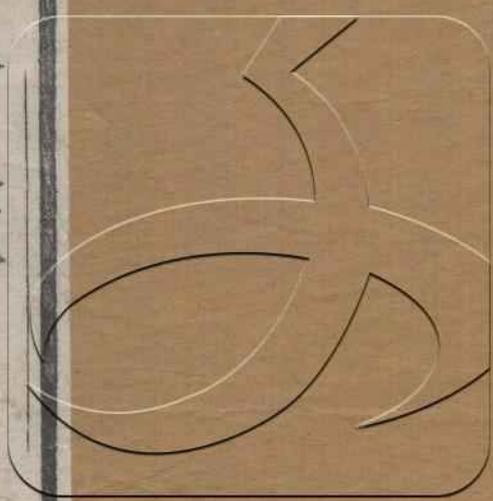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24-516
4275
522



國朝文錄卷之五十一

雜記類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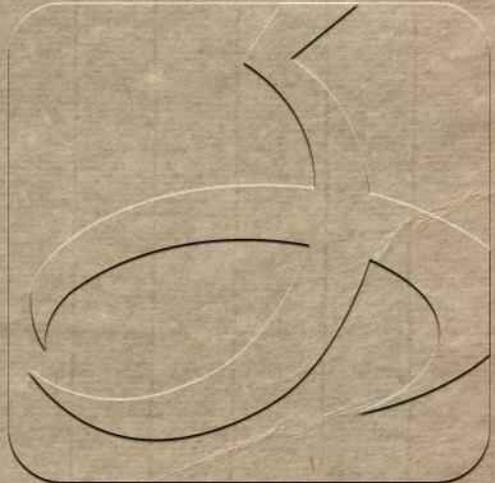
江西新城縣中田廣仁莊記



彭紹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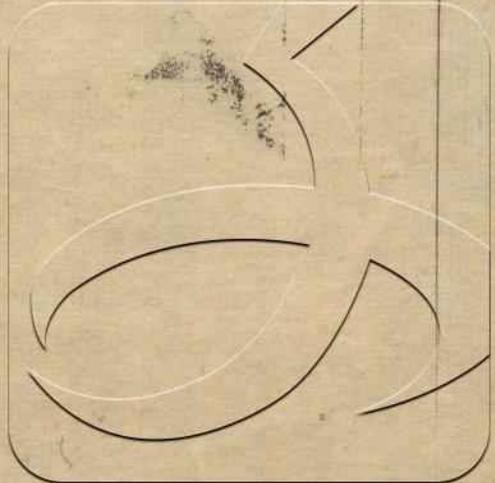


予與江西新城魯絜非交絜非為述其姻陳君兄弟積而能
 施自其先人凝齋先生嘗積穀三千石遇歲饑減價糶糶已
 賣新穀補之積三十餘年至君兄弟欲益衍先人之澤乃以
 所積穀推而出之為鄉人倡於是鄉人相率捐穀易金千餘
 兩共建一倉而陳君兄弟更捐田數百畝歲收其入以代置
 推其贏視鄉之鰥寡孤獨廢疾者周之其死無以歛者予之
 錢以歛無以葬者藏之義冢復推其贏視耕牛老疾者量其
 大小予主者以直禁不得殺俟其死而埋之其法蓋本之其
 鄉先賢鄧潛谷而加詳焉莊成命之曰廣仁於是中田之鄉



生者有養死者有歸物靡不得其所矣予嘗論 國家休養百餘年所以利斯民者謀之至纖悉也常平社倉之設所在有之顧其利之及民與否未易言也以吾蘇言之比年穀貴有司出常平粟率經腐莫有糴者私家糴則爭趨之何哉社倉之長拙者坐困於誅求黠者且徵貴賤權子母而以其羨爲官費而民曾不得貸焉何哉豈不以官之與民其勢闊其形睽勢闕而形睽故其情不能以自達彼其所爲利之者徒文具焉耳而有司未盡知之也且以在官者之爲利也故自數年以來凡養老育嬰葬埋諸局吾鄉諸耆舊竭心畢力而成之者一旦悉舉而籍諸官於是歲收所入取什三四以贖吏胥猶苦不足而其利之及民者日鮮矣古者司徒之擾民旣以保息六養之以荒政十有二聚之又必施之教法比使

相保閭使相受族使相葬黨使相救州使相調鄉使相賓其亦以官之利之不若民之自爲利之民之自爲利之又若民之相爲利之也陳君兄弟與其鄉之人共爲此舉由其法可以相利於無窮爲有司者惟當戒之勸之俾勿壞且使吾境內之民觀感則效之其可矣而忍奪而籍諸官也哉陳君兄弟皆官清要其鄉諸君子亦多讀書奮迹仕宦其出而臨政必將有以利吾民吾願諸君以其行於鄉者達之天下以裕民財以善民俗以推宣 聖天子煦嫗斯民之至意而益衍先覺之澤於無窮其仁之廣又何如也莊中出內規制別有記予特推究夫利民之實俾後之圖利民者知所攷鑒焉



紫雲山房雅集圖記

王芭孫

予嘗宿楞伽山中夜聞折竹聲如裂帛虛響動空厓谷相嘯
 索衣而起始知雪深一尺矣又嘗從幸五臺度龍泉之關關
 踞嶺數百丈雪中治道土與冰相雜和滑不可上馬駝不幸
 墮澗中沒不見脊尾人人手足相攀援及至關混茫一白不
 見天地相與諦觀其勝當是時又人人汗浹背不知寒也其
 後予當酷暑迴思此二境者慄然豎毛髮而當其時皆不知
 夫寒非有異也以爲勝而忘其爲雪者意有所極也意有所
 極則凡加於身者其猶委蛻矣士君子出入於暄涼寵辱毀
 譽之交大抵心有之則有之心不有之則不有之又何往而
 非雪與莊子芒然仿偄乎塵垢之外有駭形而無損心朱雲
 郭憲辛慶忌之徒得之以成其節而名於後世豈非以是與

乾隆壬子五月曹定軒侍御飲其友於紫雲山房予以事不及赴已而繪圖作詩示予屬綴一言今年久不雨京師之熱甚於往歲其飲於是而爲之詩者夫亦有郢客之高歌瑤池之仙倡乎予固不能盡讀也輒舉生平所涉雪境之異者以與諸君子相和侍御方以敢言立朝介然欲有所建白於世如前之說或又侍御所聞焉而有慨於心者遂書以爲之記

揖峰亭圖記

秦瀛

自處州洄溪徑石門灘溫溪諸水以達於甌江而溫州郡城適當其衝睥睨壯麗爲一都會郡城諸山海壇郭公華蓋翠微之勝環繞崑靄而回鶻山在郡城之西亦適當江之衝山故有亭明成化年間築見於郡志今久廢山之麓爲廣濟廟以祀宋熙甯年間神神姓林氏諱三益溫之瑞安人也乾隆五十年郡人張國彪等籲請當事擴而新之爰卽其地增置臺榭池館疊山石玲瓏巉刻而其巔有所謂揖峰亭者俯瞰甌江面掛彩華巖黃巖諸峰若相拱揖狀時余同年吳橋方君林爲郡守取以名之遂爲城西名勝癸丑冬余以分巡蒞溫閱四月偕權郡丞山左焦君汝甸謁廣濟廟登斯亭翼日張國彪等繪圖以進將付剞劂而請余爲之記且夫登臨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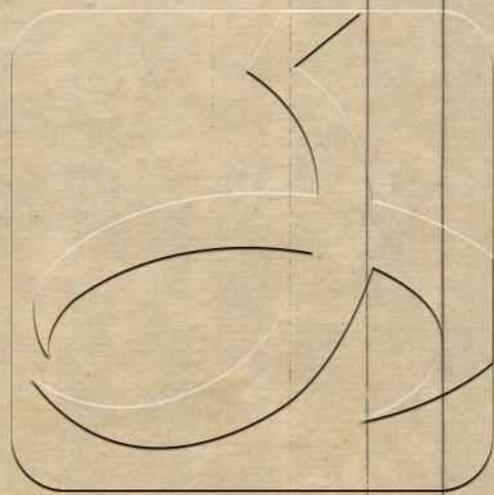
水騷人墨客者之事也士大夫官於其地勤勞政事宜有所不暇及者然政貴養民必先自養其心得所養則優游寬裕施之於政者無不平而登高眺遠俯察仰觀足以抒其鬱伊導其悅豫於政事亦不爲無助浙東山水旣甲於天下又適當國家承平百數十年海上無桴鼓之警年豐物阜民氣和樂余與僚佐偶以其暇從容譙游憑闌四望撫城郭之鉅麗睇山海之浩渺當益思休養生息所以致此盛者而非僅供一時眺覽之娛已也至於亭之左右雙桂有堂七賢有石濯纓有亭鑑池清冷石梁綿亘皆見於圖不屑屑詳也而廟之巔末已見於前觀察元和沈君樹聲所爲記不具書

河南城守尉廳壁記

呂星垣

河南無提臣以撫臣領之撫臣處置地方軍務節制諸鎮駐防滿營駐開封董開封滿營曰城守尉尉城守尉八旂公補尉缺報聞由直年都統等於八旂參領侍衛內遴選補之尉到官董所屬八旂滿洲蒙古烏鎗領催十五人烏鎗驍騎二百八十五人領催二十五人驍騎四百七十五人弓匠十人鐵匠十人以月四八日訓練其兵治其軍政報撫臣撫臣考察城守尉定四格格三等一操守曰廉曰平曰貪一才能曰長曰平曰短一騎射曰優曰平曰劣一年歲曰壯曰中曰老旣注上考弊以五事曰行止端方曰居官勤慎曰弓馬嫻習曰馭兵有律曰給餉無虛具五事撫臣以舉有下考入法曰貪曰酷曰罷軟無爲曰不謹曰年老曰有疾曰浮躁曰才力

不及干一法撫臣以劾不入舉劾注冊皆功令尉治其下如
之尉敬書壁爲軍政尉謹以撫臣治尉者自治尉以下慎如
尉令



遊廬山記

惲敬

廬山據潯陽彭蠡之會環三面皆水也凡大山得水能敵其
大以蕩滴之則靈而江湖之水吞吐夷曠與海水異故並海
諸山多壯鬱而廬山有娛逸之觀嘉慶十有八年三月己卯
敬以事赴宮亭泊左蠡庚辰機星子因往游焉是日往白鹿
洞望五老峯過小三峽駐獨對亭振鑰頓文會堂有桃一株
方花右芭蕉一株葉方莖月出後循貫道溪歷釣臺石眠鹿
場右轉達後山松杉千萬爲一桁橫五老峯之麓焉辛巳由
三峽澗陟歡喜亭亭廢道險甚求李氏山房遺址不可得登
含鄱嶺大風嘯於嶺背由隧來風上攀太乙峰東南望南昌
城迤北望彭澤皆隔湖湖光湛湛然頃之地如卷席漸隱復
頃之至湖壩而山足皆隱矣始知雲之障自遠至也於是四

山皆蓬蓬然而大雲千萬成陣起山後相馳逐布空中勢且雨遂不至五老峯而下窺玉淵潭憇栖賢寺回望五老峯乃夕日穿漏勢相倚負返宿於文會堂壬午道萬杉寺飲三分池未抵秀峯寺里所卽見瀑布在天中旣及門因西瞻青玉峽詳睇香鑪峰盥於龍井求太白讀書堂不可得返宿秀峰寺癸未往瞻雲迂道繞白鶴觀旋至寺觀右軍墨池西行尋栗里卧醉石石大於屋當澗水途中訪簡寂觀未往返宿秀峰寺遇一微頭陀甲申吳蘭雪携廖雪鷺沙彌朗圓來大笑排闥入遂同上黃巖趾亂石尋瀑布源溯漢陽峰逕絕而止復返宿秀峰寺蘭雪往瞻雲一微頭陀往九江是夜大雨在山中五日矣乙酉曉望瀑布倍未雨時出山五里所至神林浦望瀑布益明山沈沈蒼巖一色巖谷如削平頃之香鑪峯下白雲一縷起遂團團相銜出復頃之遍山皆團團然復頃之則相與爲一山之腰皆舁之其上下仍蒼巖一色生平所未睹也夫雲者水之徵山之靈所洩也敬故於是游所歷皆類記之而子雲獨記其詭變足以娛性逸情如是以詒後之好事者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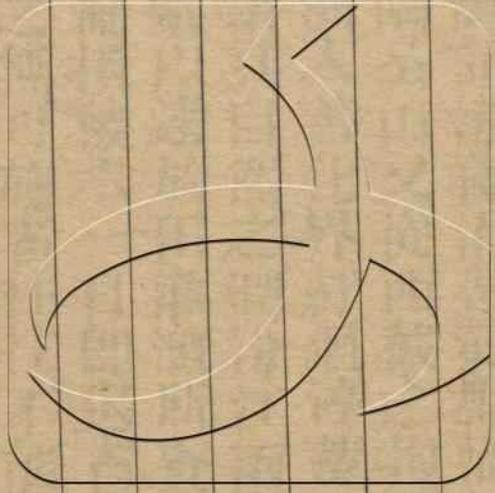
游廬山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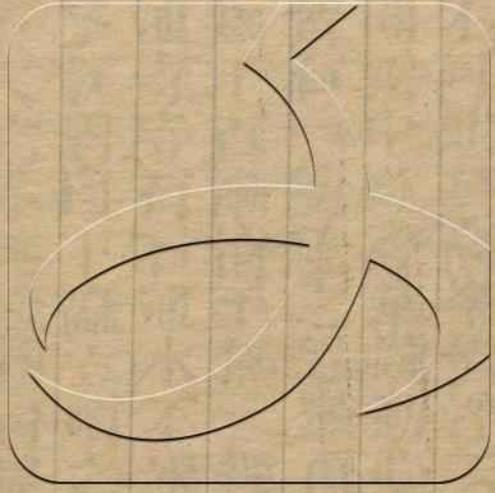
惲敬

自白鹿洞西至栗里皆在廬山之陽聞其陰益曠奧未至也四月庚申以事赴德化壬戌侵晨沿麓行小食東林寺之三笑堂循高賢堂跨虎溪却游西林寺測香谷泉出太平宮漱寶石池甲子渡江覽湓口形勢乙丑返宿報國寺大雨溪谷皆溢焉丙寅偕沙門無垢盤輿曲折行澗中卽錦澗也度石橋爲錦繡谷名殊不佳得紅蘭數本宜改爲紅蘭谷忽白雲

如野馬傍腋馳去視前後人在綃紈中雲過道旁草木羅羅然而澗聲清越相和答遂躡半雲亭睨試心石經廬山高石坊石勢秀偉不可狀其高峯皆浮天際而雲忽起足下漸浮漸滿峯盡沒聞雲中歌聲華婉動心近在隔澗不知爲誰者雲散則一石皆有一雲縹之忽峯頂有雲飛下數百丈如有人乘之行散爲千百漸消至無一縷蓋須臾之閒已如是逕天池口至天池寺寺有石池水不竭東出爲聚仙亭文殊巖巖上俯視石峯蒼碧自下矗立頃之雲忽擁起至巖上盡天地爲綃紈色五尺之外無他物可見已盡卷去日融融然乃復合爲綃紈色不可辨矣返天池口東至佛手巖行沈雲中大風自後推排雲氣吹爲雨灑衣袂蹊坐昇仙臺拊御碑亭雲益重至半雲亭日仍融融然耳無垢辭去遂獨過鐵塔寺

而歸天池之雲又含鄱嶺神林浦之所未見他日當羸數月糧居之觀其春秋朝夕之異至山中所未至亦得次第觀覽以言紀焉或有發前人所未言者未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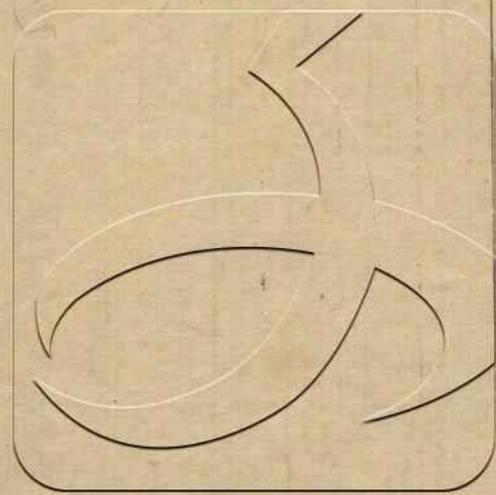
湘潭水利記

張雲璈

潭之地本澤國水利甚溥其水之大者湘水涓澗及靳江河
 湘自石洲下匯樊田馬公堰朱亭淦田諸水又東北匯醴陵
 淦口及白石灣諸港襟涓帶澗盤渦如雪清湍直下當面諸
 山逆之而折陶公山又從西截之抱城而下昭山東峙力障
 北流至興馬洲入善化界紆迴滯蓄凡三百里洲渚物產近
 於涯涘者皆藉其自然之潤汾江兩岸地勢稍高多掘地置
 水車累十餘級以達於田灌溉所資未可以數計也春夏橫
 漲低田不無淹損被水一日即退者猶可獲過三日則萎為
 腐草此隄防之無可施者往往不能有利而無害涓水由衡
 山白杲市入縣西界歷十四五都東至易俗河入湘凡二百
 里民間築壩束水截竹為筩栽木為幅旁貼以席製如車輪

置架急流中水勢激宕旋轉如飛謂之筒車入筒以灌田晝夜不停人不勞而其蔭甚廣澗水由湘鄉入縣西北滙石潭雲湖諸水歷姜畬市落筆渡袁家河入湘凡百里靳江河由湘鄉至燒湯河入縣東北過碑頭市出之字港凡三十里水車筒車之製皆同靳江則比於涓澗爲狹矣其餘爲大港者十有五爲小港者十有七爲塘爲堰爲坵爲壩爲泉爲井或灌數千畝或溉數百畝而私家之所蓄不與焉估船來往除大河外枝河汊港小航可通商賈賴之魚羸葭茨之屬所在皆有而漁利爲大凡取魚之處謂之埠頭各有業主南自樊田北至興馬洲爲埠六十餘取漁者皆給值於業主謂之買水其販買者預定各埠謂之總販總販復分之城市謂之小販買水一定則他船不得越取往往因越埠興訟利之所在

蓋必爭也其中又有網戶罾戶釣戶舫戶鷓鴣戶筒釣戶火白戶火照戶蒲戶之別所以資民生者無所不至固不獨稼穡計也水之利大矣哉昔歐陽公修唐書地理志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備書綜而記之此物此志也



游大小玲瓏山記

楊鳳苞

弁山之峯七十有二雲屯浪涌繞郡之北郭西距長城北臨
具區其中層厓秀嶂分霄刺天良多清榮峻茂之趣然未有
若大小玲瓏二山之奇特山距臨湖門二十里而近輯權抵
石林宋葉少蘊之故居也舊有怡雪庵涵空橋今皆圯玉澗
一泓瑩然清澈迤東有洞呀然於亂石中大玲瓏之西洞也
嵌空窈深不可入飛泉瀉磴上珥攏焉跳珠漱玉迸散於石
罅閒伏流在其底分注下澗更東行至歸雲洞張謙中題篆
漫漶不復辨識杜牧之葛會卿林彥政劉無言莫彥平暨少
蘊題名亦無存繼入洞戶隨進隨折兩壁石益奇火鈴射處
目眩魂悸或如劍莖或如弩張或如猿狖攫人或如蹲猊或
如怪蛟盤挐於雲市行數十武竇愈小僂身而進少選曠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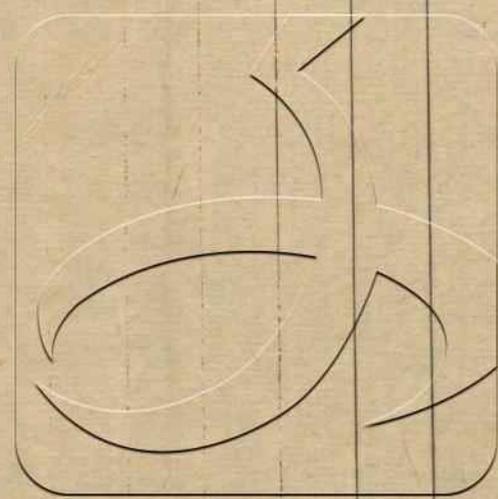
也又如行空中足底逢逢有聲微聞暗泉幽脩語前互大澗
硤而渡巨石橫塞折而東路漸高羸旋而上不能窮其止境
遂下循舊路而出昔人云洞天有七如蠡房各自開戶牖而
回環可以互通惜抉其奧者鮮矣下山遵東麓行三里許則
小玲瓏山在焉范石湖驂鸞錄謂小玲瓏晚出而加勝而周
公謹吳興園林記以錢塘之南屏及靈隱擬大玲瓏竊意移
以品小玲瓏爲尤允范詩云一邱乃中虛洞穴四無礙卻畧
巖岫杳黝糾石狀怪雕鏤具百巧畫圖窘千態可謂善狀奇
景者洞有石巷後山兩厓峭立上互石梁裊裊干雲雖天台
不啻也厓前叢桂蔭泉泉音泠然花時濃馨四山飄墮金雪
游者蹋香而行亦一佳勝范詩又云玲瓏豈見小孰能爲之
大石湖有語卽吾語耳奚煩異其詞爲爰作記而槩之牘

訪周孝侯讀書臺記

張翼

予嘗讀周孝侯傳觀其政事行蹟尙已及訪其遺址登讀書
臺未嘗不慨然想見其爲人侯負絕人之勇蕩行檢爲鄉里
患卒感父老言刺虎斬蛟改行力學何其毅然剛決乎厥後
仕吳歸晉糾劾不避寵戚此皆不足爲侯異夫以侯之英風
勁節宜若驍勇少文誌斯臺者或祇以人傳豈真能折節讀
書而卒成爲著作才耶逮讀默語風土記諸書然後歎侯之
好學深思一至於此當其以身殉國大節凜凜從容就義之
風素所樹立使然也宜乎後之人慕其學愛其臺每低徊留
之不能去云臺在金陵城東南隅踰朱雀橋至紫石崖緣山
椒而右經古柏蘭若林木蔚蔚石徑曲折登之竦然勃然愈
令人想見侯之奇行也嗚呼後之徒負血氣怙過不悛者其

亦知所處矣三代而下如侯者真可謂百世之師哉



我宜軒記

周鴻覃

凡物之情有所宜即有所不宜此天之所爲而非人之所能
強也軒冕榮矣繫猿鶴而加之不如空山窮谷之宜於飛走
也膏粱美矣籠蝸蟬而餌之不如清風涼露之宜於吸飲也
是故文王宜菖歎會哲宜羊棗蜀主宜結髦嵇康宜鍛竈巢
許不宜帝莊周不宜相陶淵明不宜縣令若此者聖賢不能
易其素達人不能齊其觀豈非天乎余生平宜閒靜宜書卷
筆墨宜蒔花木游山水於事宜樸拙於言簡默而不宜巧捷
佞諛又不宜酒不宜奕不宜樗蒲戲具視世人之所宜者幾
無一焉年二十外爲句讀師就館於鄉里閒凡十餘年雖未
嘗以爲不宜而亦未嘗有以見其宜也既而課徒於家青氈
苜蓿蕭然也人或疑余之未必宜也而處之既久身轉適神

轉恬熙熙然如去磽确而就坦途舍辛螯而嘗甘旨然後恍然於我之所宜殆在此而不在彼也夫人身之寄天地如雲之在空萍之在水推移往復權不我操必就所不宜以冀倖於所不可必愚也必擇所宜而居之以便其身圖惑也惟不期其宜而適與之值爲難得耳今天其將以所宜者終昇我耶抑將奪我所宜而別有所以置我耶皆未可知而惟此目前之宜所不容自負而已至若以我所宜強人所不宜以我所不宜責人以必宜是又進螭蟬之食於膏粱之子譽猿鶴之居於軒冕之士也豈情也哉余家前屋三楹將圯癸酉春改建而新之以居從學諸生因以我宜名軒並綴此語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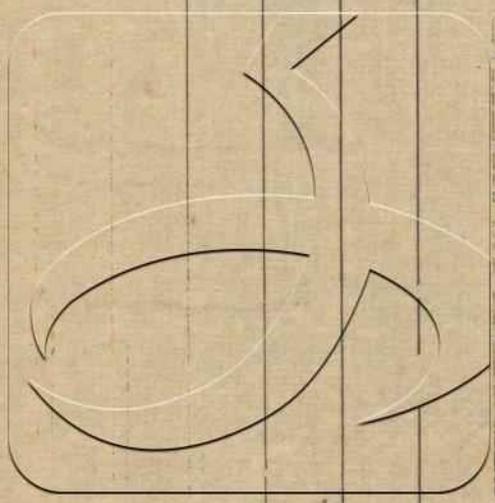
記峩眉松

周鴻覃

汪君二如客蜀歸以峩眉松二株贈陳子蘭洲長不逾二寸

根幹枝葉備具亭亭直立宛然松也云去泥土取夾書帙中可四五月不壞復培以土水洒之兩三日勃勃然生矣試之果然夫木固莫壽於松然未有離土半載而猶能生者或曰峩眉地高氣寒雪盛夏不消此松生水雪中故稟氣堅而耐澗或曰遠遊之士孤寄於數十里窮鄉僻壤荒涼寂寞之濱耳目無所娛心思無所發每至頽廢放棄失其志意天生此物俾易挾以隨亦所以慰羈孤之心而使有所激發也嗟乎人情生長富厚則骨力柔脆志氣浮靡平時傲焉自高一遇困阨輒摧折不復自振而有守有爲強毅堅忍生死可以自主者多出於寒苦磨鍊之餘此豈必其識有明昧哉夫亦所以厲其氣而爲志之輔者強弱不同故耳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自非聖人孰能無藉於此蘭洲方游幕而適

國朝文錄 卷五十一
得此物殆天所以慰之而將以發其志氣耶余與其尊人健
衡先生爲莫逆交又其理有可以自警者故爲推闡其義書
以質之



游西陂記

管同

嘉慶十二年四月三日商邱陳燕仲謀陳焯度光招予游宋
氏西陂陂自牧仲尙書之沒至於今踰百年矣又嘗值黃河
之患所謂芟梁松菴諸名勝無一存者獨近陂巨木數百株
蔚然青蔥望之若雲煙帷幕然路人指而言曰此宋尙書手
植樹也旣入陂坐賜書堂晤其主人出玉輦石谷所爲六境
圖尤展成朱錫鬯諸公題咏在焉折而西有小屋一區供尙
書遺像其外則巨石布地如散基主人曰此良嶽石也先尙
書求以重價而使王暈用畫法疊爲假山其後爲河水所衝
敗乃至此云聞其言感歎者久之抵暮皆歸飲於陳氏仲謀
度光舉酒屬予曰今日之游子盍爲記嗟夫當牧仲尙書以
詩文風雅傾動海內一時文士景從響應賓客園林之勝可

謂壯哉今始百年乃令來游者徒慨歎於荒煙蔓草之外蓋
富貴固無常矣而文辭亦何裨於是耶士亦舍是而圖其大
且遠者其可已是爲記

抱膝軒記

管同

自明祖都江甯而楊吳城濠圍於城內其水流日就狹及東
至竹橋有水穴城來會古所謂青谿一曲者也折而南流至
柏川橋再會鍾山之水又稍南過大中橋則淮水入東關與
相灌注楊吳城濠雖就狹而會是三水半里之間勢猶浩瀚
又其地北見雞籠東北見鍾山而東岸率果園菜圃雜植桃
杏韭菘之屬山林映帶舟楫往來雖居城中殆無異乎郊外
予自歸江甯家凡六徙近乃僦宅居是水之西老屋百年塵
埃滲漏每暑日激射陰雨連綿蒸炕沾淋顧視無可逃避予

居之未嘗不適也獨其屋僅四閒自奉母處妻孥置廚爨外
了無燕息之所意尙闕然嘉慶十五年歸自山東始卽第二
室屏後一楹地葺爲小軒顏曰抱膝借書滿架置榻一張偃
仰嘯歌始獲其所然其爲地前近市廛後連閨闈而左則直
接鄰家不壁而板凡夫行旅之歌唱婦孺之呼啼雞犬之鳴
吠嘈雜喧闐殆無時不至而當予神會志得抗聲高誦家人
每笑謂其音聒人三者之聲蓋往往爲所掩也昔諸葛武侯
隱處隆中抱膝而吟梁甫時人問其志但笑而不言予之名
軒豈敢以武侯自命蓋亦陶公所云容膝易安之意而已然
予旣厭薄文辭又不汲汲然志在科舉斗室之閒諷書不輟
有相問者予將何以答之耶軒旣葺居者一年明年予爲人
所招不恆在家而其室遂廢然一時之興有不能忘故追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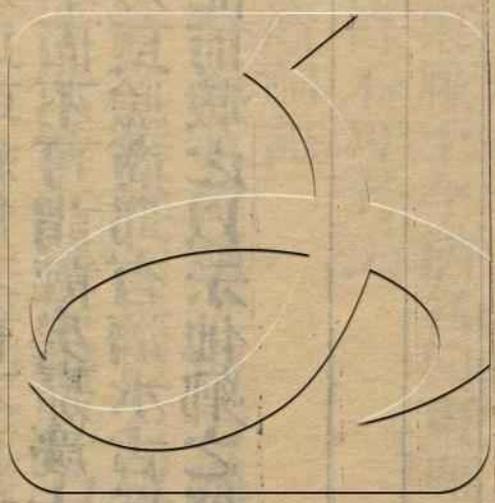
記之柏川橋者與予所居後戶對其前戶所臨街稱名多異或曰其地古屬綿鄉名曰綿鄉營或曰柏川橋北百餘步外其地爲明之東廠至今猶名曰東廠而此地則明之餉營也是二說者今皆不可考云

商邱濟瀆祠記

管同

河南商邱縣有濟瀆祠祠之內去地數丈下流水潛行其勢湍激相傳爲濟之伏流云民以石板覆之掩以土相戒不可啟啟則女多淫佚惟大旱不得已乃相率白官一開其陰氣鬱勃上達雖旱甚無不立雨滂沱者書禹貢言濟入於河溢爲滎滎水在今滎澤縣自康成注書已云塞爲平地矣觀此始知濟既過河仍伏流於地下其溢出爲滎者雖塞而伏流者未嘗絕行也蓋濟性勁悍致遠如此宋程大昌者乃謂滎

非濟水因濟而溢意疑濟力不能貫河豈不謬哉事不目見耳聞不可臆斷其有無此類是矣然經言濟溢爲滎而今水乃南至商邱不知其水自滎而來耶抑別自曹鄆貫河而南而其流先出於此耶經傳不言不可考要之惟濟伏流則商邱人稱爲濟水固不可謂誣矣嘉慶十一年予客河南觀有司祈雨是祠乃良驗商邱有濟水古所不言而考水道者亦多未之知故記而載之以示他鄉之好古者焉



損齋記

陳善

玉之為寶也非不溫潤縝密然其瑕未攻則其體不純金之為質也非不燦爛照耀然其滓未鎔則其光不著攻與鎔損其病而使之完然盡善也物未有不以損為益者而况人之為學乎人之一心氣質錮之嗜欲撓之人情之傾險反側憂患鬱怒又交攻之本非金玉之質而晦蒙日甚其故由於不能改不能改由於不知悔益之象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遷改為益而實損以成之也文章亦然膚淺之傳拘其耳目庸俗之習窒其心思不知別白有不淪胥日陋者哉韓子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則兩漢以下在所損也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則聖人以下在所損也人之於學也損之又損而幾乎聖其於文則肖其學以出之而已矣故古之君子未

嘗求工於文也而文皆有用之文若無行之人則文雖工而無所用余生四十又八年矣追念前此所為無事不可悔嗟乎以古人達天知命之年而猶為叢過之府後此者其尙有三四十年耶即有之其果能損焉否耶即能之垂盡之年日月幾何譬如谿澗之砂礫雖日就激濯亦與朽壤泥塗同歸無用爾古人之為學於其止也雖如山之積君子猶惜之於其進也雖一簣之覆君子猶勉之苟能存損之又損之心自今伊始不以一息之存而或懈當亦古人所不棄也老子曰為道日損吾知損而已矣敢云道哉因以名齋而記之以自警焉

國朝文錄卷之五十一終

國朝文錄卷之五十二

碑表類上編一

蘇州府儒學碑記

湯斌

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天子以治定功成行古巡狩之禮冬十月車駕至蘇州詢問民俗告誡有司還至曲阜祭先聖廟拜獻之儀視前代有加親灑宸翰題其廟額詔天下修葺學宮頒賜御書海內蒸蒸罔不從又斌時奉命撫吳祇謁廟學見殿廡門垣日就頽弛明倫堂岌岌欲傾慮無以仰承聖天子興學重道之意受事方新未遑興作明年二月蠲俸倡始布按庶僚飭材鳩工甃勉襄事宋棟楹桷楹礎之殘缺者易之丹雘髹漆之漫漶者新之祠齋庖庫之久廢者興之締構堅貞典制具備泮水疏通遠接太湖松檜椅桐

之屬種植千本閱十月而訖工於是躬率僚屬行釋菜禮定期講學於堂諸生執經問業遠近咸集又明年三月斌奉輔導東宮之命頒行進諸生而告之曰此地自范文正公建學胡安定立教於今六百餘年矣名卿巨儒頂背相望諸生肄業於斯其所以經述先哲仰答天子作人雅意者果安在乎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說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刪定傳授之旨猶存十一於千百且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通經學古之士皆得上聞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術之效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盛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

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絕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與宋史道學儒林釐爲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遺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禰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柱史而戶天竺世道之所以衰也今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恐朝廷以實求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鶩乎其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曰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先知義利之界謹誠僞之關則貧富貴賤之非道不處不

去必劃然也造次顛沛生死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爲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謀甯拙毋巧甯朴毋華甯方毋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可閒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爲議論自能息邪距諛而鄉愿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爲政事自能尊王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爲諱世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爲二事卽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當文正公時中庸猶雜戴記中公獨舉以授橫渠則公之深於經學可知矣安定之教以經義爲本當時太學取以爲法宋世人才之盛實基於此諸生爲鄉邦後進來遊來觀其亦有所興起乎

新修至德廟碑

汪琬

闔門至德廟者故所建以祀吳泰伯者也蓋吳越武肅王時始度地創置於此宋元祐開賜廟額曰至德崇甯改元制書累進王爵以仲雍暨延陵季子札配明洪武中復改稱吳泰伯之神歷世修葺者屢矣既入皇朝益荒圯弗治殆無以障風日有司雖歲時致祭特奉行國家令甲餘悉不暇誰

何也巡撫都御史湯公甫蒞政卽涓吉謁廟顧瞻徘徊不勝

歎息乃下令撤巫祠之淫者以其餘材鳩工而改爲之有不

足則捐俸金若干兩佐之又不足則布政使章君復捐金若

干兩且使縣丞塗某董其役凡三閱月而訖事工不知勞民

不知費其殿址視昔稍縮至於崇閣修棋危垣文陛丹堊之

絢麗木石之堅好則有加焉公遂以六月之朔齋戒率諸屬

吏晨趨廟中陳牲薦醴命祝史讀版以成事告是時吳士民
方大和會公呼眾諭之曰爾曹亦知之乎當勾吳之為荆蠻
也語言風俗不達於上國惟我秦伯來居斯土然後端委為
治而二千餘祀之間文教由是大啟其末不幸有要離專諸
之屬出而民人効之尚氣鬪很舞劍輕死則伯之遺風漸以
衰矣爾曹亦知之乎今者市井鱗比舟車紛拏冠帶文章甲
於海內伊誰之力而莫或念也言未既郡人汪琬在公側乃
復揖眾而申公諭曰誠哉公之言也抑琬嘗聞之文者禮之
迹也讓者禮之基也伯之用文教治吳也蓋實以三讓為之
本古者政化之成也則公卿讓於朝士庶人讓於都於鄙耕
者讓畔訟者讓田職是故也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平何
有後世禮教既廢錐刀之末尺縷斗粟之微靡所不爭於是

父子相譏婦姑相諍伯仲相鬪及其甚也獄訟繁興盜賊滋
熾孰非不讓權輿之與此我公下車以來所為日夜有感於
吳人者也公蒞政未替亦既鋤豪強懲貪蠹崇師儒興學校
矣顧猶惓惓於茲廟者豈徒曰至德必百世祀哉凡欲藉是
為吳人勸也繼今以往或過伯之廟下肅瞻其像設有不懼
然而思翻然而悔慨然而改者匪特孤我公之教也抑亦孟
氏所謂非人矣琬願偕吾父老共勉之以倡諸子弟可也眾
皆曰善既退公以書抵堯峯屬琬誌其修葺顛末再辭不獲
命因并書前言以復公云

睢州節烈祠碑

汪琬

睢州節烈祠在城西隅距州治可一里故建以祠 誥贈恭
人趙氏恭人益 誥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湯公諱

祖契之配前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參政今翰林院侍講斌之母也琬謹按前明崇禎中流賊李自成寇開封歸德聞所向殘破駸駸及睢恭人聞之謂其家人曰州爲兵衝未易保也脫變起則吾夫上有老母不可死吾子又宗祧所係不可死吾直以一身行吾志耳徐語中憲公命斌讀書北郭外斌依依不忍去輒叱遣之已而睢城果陷又急語中憲公俾負其姑許夫人以逃而身坐堂皇召家人謂之曰吾家世名門萬不可受辱闔戶經於梁家人驚解之復投於井又出之恭人怒誓曰賊至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賊尋入環及相向恭人厲聲大罵不絕口遂遇害崇禎十五年三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七斌方踰城號哭以蹟恭人而恭人則已拒賊死矣知之者無不太息泣下越七年爲 皇清順治

五年河南提學僉事李公震成始檄知州房君星曄建祠故居之東每歲率官屬往祀又十二年巡按御史李公粹然始具其事上於 朝奉 旨旌恭人之門如故事州人老穉聞有是 命咸謹嘯奔走拜迎祠下且酌奠以告於是知州戴君斌顧瞻徘徊歎其地之湫隘弗稱非所以侈 上恩厲末俗也乃率州之大夫士與湯之宗老及其子姓議改築而遷焉卽今祠是也鳩衆庀材自門而坊達於前堂後阿其旁眠牲有所庖湍有房徹藏祭器有庫俱次第訖工顏其南榮曰節烈棟宇靚深丹堊增麗葺掃清潔奉享以時用以揭虔妥靈昭示遠邇俾無遺 國家烏頭綽楔褒揚大節之意甚盛典也顧麗牲之碑旣伐旣具久猶無辭以刻會斌與琬偕奉薦舉之 詔來集京師斌遂以屬琬琬自分文學駑下固讓

不獲命始覲顏執筆為之辭竊惟春秋歷十有二公孔子書
 內女之賢而以烈著者宋伯姬一人而已今歸德故宋大火
 之墟而睢其西境也恭人生於伯姬守禮之鄉相距二千餘
 載卒能躬蹈白刃慨不詘顧視荼毒甘之如飴以恭人之
 死於兵例諸伯姬之死於火庶幾其易地同符者揆以春秋
 之指其當得書也審矣至於恭人其他懿行莫不可紀具詳
 於吳祭酒偉業孫徵君奇逢所撰傳中槩不備書特書祠之
 本末俾刻焉以勸來者系之詩曰

上帝降衷乃敘彝倫婦也事夫臣也事君君臣忠婦節二者則
 均弗撓弗污恆性斯敦世衰道降如川之潰或懼於威或詆
 於利俛首曲躬孰勸於義佩紱者然巾幗奚議恭人之賢是
 實女師克孝克勤克淑爾儀爾命不猶遘時艱危舍生赴死

克全厥歸嗚呼恭人永矢貞正平居從容素志先定嗚呼恭
 人睥睨兇鋒戟手奮詬有氣如虹甯碎我首甯堪我胸肯玷
 髮膚而犬豕從嗚呼恭人遺爽不歿凡厥忌辰陰氛四塞颶
 馳雨擊陟降恍惚霧車雲旗莫之可測煌煌高閣 天子表
 之潭潭新宮守侯考之春輪秋嘗恭人下之于豆于登于薦
 蘋蘩恭人飲食福爾子孫豈惟子孫徧惠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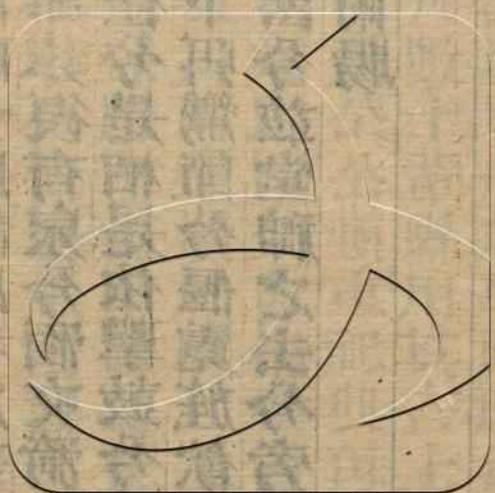
布政司參議方公祠堂碑

汪琬

康熙二十有二年吳中士民合辭言於長吳兩縣官曰故分
 守蘇松常道參議方公諱國棟之治吳也以勤涖官以方廉
 倡僚吏以嚴毅約束吏胥吏而以慈愛拊循閭閻諸士庶惠
 威並著有年於此最後奉檄采木義興深入山阻衝冒雪霜
 不幸蒙疾物故訖今殆六閱寒暑矣而民間猶謳吟尸祝如

公之存實合古者死勤事有功德之義雖已祭於學宮未足
爲公報也遂請度地扞爲專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昭示來
世言者後先凡數十輩縣用其言上之於府於布政使司以
達巡撫都御史余公公慎重祀典再下所司核故例旣而訖
如士民之請衆遂踴躍効命相率置地虎邱之麓工不待鳩
財不待募未數月而遽潰於成升主之日士民胥大和會俎
豆旣設笙歌旣登蹲蹲肅肅儼公在堂事竣而退各少休於
庭廡顧瞻麗牲之石慨其不當無文且曰如是則猶未足以
報公也復相率詣予乞其辭予不暇以爲則公之子辰又繼
以請蓋予嘗誌公墓所述事行備矣大約謂吳民自入本
朝以來旱潦螽螟盜賊疾疫之虞歲不絕告閭閻之間蕭然
愁歎彼爲大吏者曾不知安養而噢咻之民是以益困唯公

正身率物用能順民之欲偕與休息故輿望悉歸於公考諸
西漢循吏如文翁祀蜀召父祀南陽由公絜之信無媿焉宜
乎其血食茲土也乃作迎饗送神之歌俾春秋祀時歌此以
慰公於幽冥而疇士民謳思者之望云其辭曰
邱有林兮森菲復有泉兮涵文漪神來兮何遲雲爲輪兮
飈駕之林泉佳兮是栖是依擊鼓兮吹笙薦桂醴兮蒔之奠
神恂恍兮來下弭鸞節兮偃霓旌飲且食兮斯告馨飈舉兮
雲翔曷不少畱兮茲堂神之去兮旁皇生撫我兮歿又降康
惠士女兮時雨暘



神岡山廟碑

施閏章

廬陵之南十里曰神岡山其廟曰惠祐祀太守彭城劉公山
 故名翠峯以其廟神之孔赫也相與神之僉謂之神岡云公
 諱竺仕陳為廬陵太守政洽於郡人既卒其民悲思叫呼謂
 公嘉惠我邦吾儕小人弗敢忘其擇地祠之作廟於山之岡
 雨暘之不若百穀之不堅實疾病之不時去凡有冀而不獲
 它無可告則唯神是歸先時邑人龍昌裔家積粟利在歲飢
 以涌其糴會早私丐神請更彌月勿雨是日輒大雨雷震昌
 裔死廟下視其髮中得禱旱之詞於是民有懷慝不仁者心
 掉魂奪亟走去不敢入廟其神大顯南唐保大中贈工部尚
 書明惠侯朱宣和中賜惠祐廟額紹興三年封嘉應侯徐鉉
 胡銓先後紀其事其山拳曲而憑江水清林茂山川雲物之

美具可登望余間從賓僚往遊顧廟碑石壞闕文字謂廬陵
縣令于君藻曰劉公澤在民廟食斯土禱之輒應又能奮餘
怒擊頑貪震悚觀聽補吏職所不逮惠且能義今碑板缺剝
卽事存傳記來觀之人粹無微覽奚以顯神而禁民非于君
曰請具石公其撰詞於是大書其事系之歌以享神其詞曰
山之椒雲油油公駕遊兮赤蚪鞭斥猛獸兮俾我以休山之
阿楓冥冥公其降兮霓旌膏我黍苗兮甘雨以零擊鼉鼓兮
薦江芷公弭節兮飲食燕喜山有岡兮水有涯公竭而去兮
來何遲生我牧兮歿我師疇敢不率兮公知之

恒陽書院碑記

計東

真定爲畿南巨郡郡中有恒陽書院勅自嘉靖辛亥歲御史
楊公選每歲當事聘請賢士主院事令三十二屬諸生之才
者讀書講學其中至己巳十八年矣當事復聘阜平縣學官
楚之平江艾純卿先生主院事時高邑趙冢宰忠毅公實從
艾先生講學得聞性道之旨慨然以聖賢爲己任至明年隆
慶庚午科趙公舉鄉試畿輔得士最盛大半出艾先生門時
艾先生亦以學官舉會試官比部郎又數年丁丑楚相張居
正奪情議起艾先生同趙公用賢沈公思孝吳公中行同日
上書極諫各廷杖幾死論戍於是居正大恨天下講學之士
昌言綱常忠孝之事者明年戊寅盡廢天下書院逐講學諸
生以弭已謗而尤恨艾先生以同鄉人攻劾之至壬午乃改

恆陽書院爲游擊府使鞅韜者蹂躪其中冀速毀焉其後居
正敗艾先生卽家起爲御史中丞趙公亦爲考功司郎爲東
林黨人之魁主天下清議至萬曆壬子距嘉靖辛亥擢建之
歲六十一年矣署督學御史傅公某始率其屬捐貲修葺充
拓諸楹仍令三十二屬之士讀書講學如故制明年癸丑趙
公爲碑文樹之石又六十一年康熙甲寅吳郡人計東從督
學楚黃王公至院中讀趙公文歎曰大哉講學之功乎故孔
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信乎當正德初陽明先生以忤逆
瑾謫窮荒於萬死中悟良知正學始與學者發明其說天下
信之者十一二耳既正德末年宸濠梟頭泐頭諸大功學者
始尊信講學非空談而信之者且半迨永嘉貴溪分宜三相
枋用皆媚嫉陽明盛名而分宜尤甚凡附會權相者必詆陽

明爲異學陽明聞則益喜曰我道旣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
是者講學益勤於是信從者獨盛於江右而徧及天下時計
天下講學書院以千百數而吉安一郡居十之二迨後分宜
敗陽明先生沒而華亭當國華亭賢相也又聞道於陽明之
門人尊信其說於是天下莫不宗陽明而其門人之流弊漸
失其傳爲異學所藉口極盛而衰勢固然也至江陵當國之
時二溪心齋之徒幾入於小人之無忌憚然奪情議起諸公
不惜捐踵頂湛七族以爭之若鄒南皋先生尤得力於良知
之旨者觀其輯宗儒語要及與呂甯陵我鄉高顧兩公書可
見而以弱冠初釋褐之進士從趙沈吳艾四先生於血肉交
飛之中拜疏午門爭綱常忠孝大節攫權相大璫熏天之氣
燄心不稍奪色不稍變不可謂非數十年海內講學之功也

然則陽明良知之教卽流弊不足以害人心而況得正學之傳者與高邑趙先生旣與關中馮恭定及我鄉高顧之徒講學京師擣首善書院以挽救陽明門人之流弊其書院之盛幾與陽明等及崔魏盡殺天下賢者踵江陵相故事亦盡毀天下書院其在浙東西江南者十不存一而茲之恆陽書院獨巋然得存以至於今日前後歷二百二十二年兩興廢而卒未嘗毀焉嗟乎尤可記也

潁州重復西湖碑記

計東

理學文章二者未分之時其人莫盛於鄒魯之間其旣分之後而復並盛於一時則理學莫盛於伊洛文章莫盛於汝潁矣何以明其然也理學之久晦而得周程文章之久晦而得歐蘇其時同也周程之同時有張有邵繼起有游楊有謝尹

而歐蘇同時有曾有老蘇小蘇繼起有黃有晁張有陳秦李其人同也且二者倡導之功二程與歐蘇最著程則歸老於伊而授徒於洛歐蘇則先後官潁陳張繼之小蘇與李亦至焉其旣也歐歸老於潁二蘇家於汝且潁水入洛而近汝水合潁而長故潁尾又稱汝陰地又相同也今人讀伊洛淵源錄者皆稱禮樂之盛昔稱其地爲西鄒魯矣及深歷汝潁間考歐蘇張陳諸先生之遺事故迹然後知文章莫盛於汝潁西湖者潁之北郊歐蘇兩先生與子由元已少游文潛諸君子先後游讌賦詩之地也州志載會老堂聚星堂雙柳亭皆在湖旁又其時爲畿輔名郡水陸要地湖中蓮芡之實可佐公私水利足灌膏壤兩先生開浚經畫具見集中宋紹興後湖漸湮亭堂尤漫滅不可考志稱有四賢祠祀晏呂歐蘇重

其爲大官也張陳輩自不得祀今其祠亦圯矣康熙七年鐵嶺喻公來守潁思復歐蘇兩先生遺跡再浚西湖廣袤若干丈築隄以固其防置牖以蓄其洩於是菰蒲之所畜殖鷗鷺之所飛止長林高柳之所映帶擬之歐蘇張陳之所詠歌駸駸乎欲還舊觀矣復建數楹於會老堂之址高其榱桷美其綽楔旣以爲登臨憩息之地且以祀前賢而彰遺愛焉東之至潁也值公經營垂竣春秋佳日友人劉子登招予與諸友置酒湖之湄諸公多稱修復之功而予穆然深思歐蘇兩先生暨張秦陳諸公觴詠流連之樂諸先生卽數百歲後魂魄猶樂此也又追念東年八九歲時先人日督誦歐蘇文章稍長又知讀陳无已張文潛之文愛慕之不敢忘忽忽二十餘年今乃得置身於諸先生仕宦游讌之地俯仰太息不能自已遂縱思高論著爲伊雒理學汝潁文章之說所以誇大乎潁者至矣而西湖與有榮焉雖然亦喻公修復之功不可無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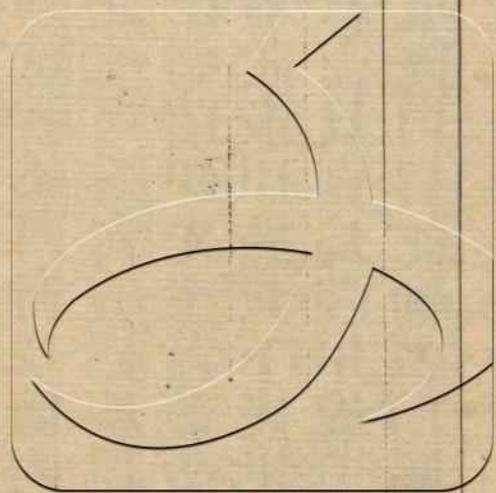
順德建歸震川先生祠堂碑

計東

吳中震川歸先生以文章顯名於明嘉隆間距今百有餘歲歲久而論益定其遺集多寡同異無慮千餘篇然今之善論文者莫不推述之比於宋歐陽會王謂其高潔簡肅間有駘宕變化可出入諸公相與伯仲無媿色然予謂以文知先生猶淺也魏志徐幹傳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先生生嘉靖全盛之日士莫不急科名聲譽相徵逐先生數上春官屢見斥張文隱公欲以舊誼招致之卒守

正不一往伏處安亭江上身教授弟子妻課童僕耕田百畝
供老親賓客酒漿餽粥讀書食貧三十年天下賢豪長者暨
諸公卿貴游聞其名不得見其人此與偉長何異且當是時
同里王元美浙東王伯安或以文章或以理學號天下駿雄
魁傑之士靡然從風而先生以坎壈不得志之人卓然指柱
其間文章則呵元美爲妄庸理學則以伯安爲非是而確守
伊洛之傳孤持其自得之見不惑於羣言久之而天下之悔
而思返者卒歎服先生爲不可及卽此時唐應德在三百里
之內闡中王道思山東李中麓與先生甚合今先生集中未
嘗有與諸公往復倡和之詩若文也可謂獨立不懼君子人
矣先生得一第令長興有異績以不善事上官遷邢州倅日
杜門讀書而已政府高中立夙知先生不次召用官太僕丞

掌外制文字又不踰年而歿予旣讀先生之文而又深敬先
生之志行癸丑六月順天督學王公奉簡書按部至邢考
校多士夙知邢爲先生佐郡服官之處又於先生集中讀其
自爲順德府通判廳記二首想見記中所稱獨步空庭槐花
黃落徧滿階砌殊歡然自得及衙內一土室戶西向寒風烈
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者慨然如見先生焉詢之郡縣稽之
志乘考之名宦祠蹟知先生者蓋少益見先生之恬淡寡欲
獨立不懼其不欲求知於天下後世類如此因與通守晉江
黃君言而黃君喜其官爲震川後輩慨然鳩王王公捐俸助
之不三月祠成旣自爲記泐名而屬予爲碑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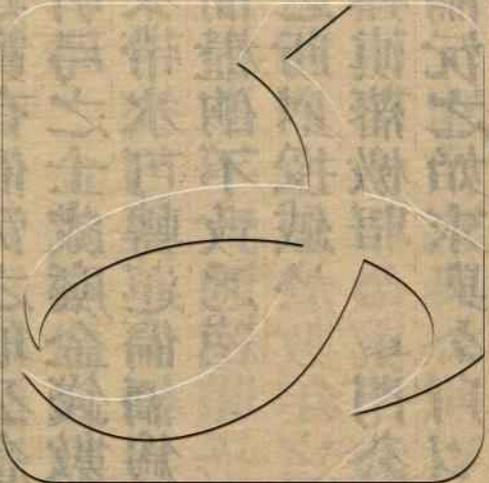
偏沅巡撫題名碑記

彭而述

廳事之有題名也慎之也猶之史也史出自他人手或出之
傳聞異日始爲之事嚴於春秋而褒貶寓於國乘卽其人之
生平而言之題名者自爲題與夫人之代爲題止詳爵里去
來年月而他與焉後人卽以此而推其人之本末與其爵
里去來則其人之激厲黔皙如列眉矣所爲慎之也猶之史
也考之巡撫之設古無其名先代中葉于少保諸人始爲之
時疆場多事蒐乘詰戎非重臣莫屬故每省歲敕都御史一
人爲之於以刑平禍亂受人推轂之寄與古來儲貳臨戎
及大將軍授鉞等所謂撫軍也偏沅巡撫之設肇勝國之季
當其時一夫作難西蜀告警當國者念滇黔楚粵密邇相聯
溪崗繚結延袤萬里非重鎮無以彈壓乃於黔楚綰轂地設

偏沅巡撫猶之西楚之鄖襄嶺嶠之虔州節制之權與總制
埒偏橋沅州相距四百餘里中歷四衛駐偏則近黔或滇南
川蜀有警則以一軍出夜郎牂牁扼其吭駐沅則近楚或西
粵諸苗徭有警則以一軍出黎平武岡拊其背璽書所著因
時爲緩急俱爲駐節之地今 皇定鼎海內外罔不臣妾惟
滇黔二壤阻王化連年大帥南征得而復失自邵陵以西猶
爲敵踞順治十年癸巳爰 命經畧丞相治兵長沙規進取
時則關西袁公奉 命鎮撫偏沅此時偏沅之地猶在敵境
公與丞相戮力同心協贊王業選將材簡士馬往來衡寶間
設奇扼險尅日大舉於是敵用膽破名王來歸十五年戊戌
天子乃張皇六師命丞相進討斯時也公幕府駐衡三路
進兵公帥四將軍從寶慶而西直衝賊之中堅自楓木嶺抵

綏靖萬山給訝敵衆據險公約四將軍以師克在和惟敵是
求於是貫甲星行直抵成壘敵伺公號令如山不可撼遂駭
喙而奔公與經畧所統之師會沅州城下然後王師長驅收
復滇黔而朝廷實有偏沅之地公念沅爲水陸之樞守滇黔
及更番羽林引弓之士歲糜金錢數百萬皆仰給東南江淮
楚豫間惟沅衣帶水可轉運偏橋爲滇黔適中地公駐節沅
州兼顧偏橋而糧餉不致乏絕嗟乎曩者偏沅之設蓋有深
意而 今上之所以授鉞於數年之前爲今日也十七年庚
子季夏予以捧滇藩檄晤公軍門公出偏沅題名記屬予序
之予故詳論偏沅之始末與公所以有造於偏沅者如此



文昌何神也司馬遷天官書曰斗魁戴筐六星為文昌一曰
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周
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
祇鄭康成謂司命司中與焉然則文昌天神也星有六各有
攸司而統之曰文昌蓋道之顯者謂之文將相祿命皆權於
道明乎非有道者不得凡世之不以道而得將相祿命者皆
非文昌之所授古之祀之者蓋所以答其默相道統之功而
非教人禱祀以求寵利也近世祀文昌者不復分司中司命
而統號之曰文昌從其重者為主猶未大遠乎古但祀之之
意專以求富貴功名而不知有道則已失其本而又雜以道
家不經之說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元

新修文昌祠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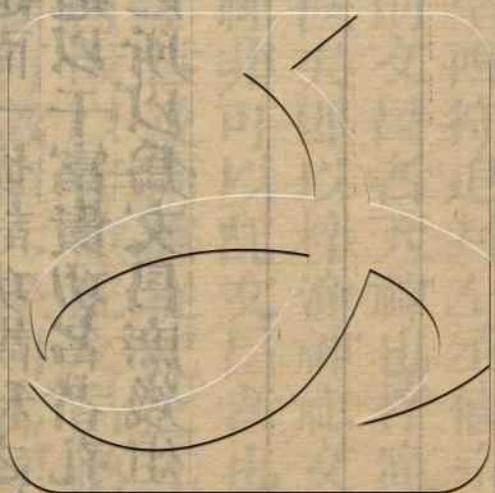
陸隴其

文昌何神也司馬遷天官書曰斗魁戴筐六星為文昌一曰
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周
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
祇鄭康成謂司命司中與焉然則文昌天神也星有六各有
攸司而統之曰文昌蓋道之顯者謂之文將相祿命皆權於
道明乎非有道者不得凡世之不以道而得將相祿命者皆
非文昌之所授古之祀之者蓋所以答其默相道統之功而
非教人禱祀以求寵利也近世祀文昌者不復分司中司命
而統號之曰文昌從其重者為主猶未大遠乎古但祀之之
意專以求富貴功名而不知有道則已失其本而又雜以道
家不經之說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元

時遂加號為帝君按所謂梓潼者相傳姓張諱亞子其先越
嶺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為立廟梓
潼嶺上唐明皇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
改封英顯是則文昌者天神也梓潼者人鬼也合文昌梓潼
而一之不經甚矣即以梓潼神祀文昌如棄之於稷句龍之
於社然梓潼神非可以配文昌者也配文昌者自孔子而下
宜莫如四配十哲及兩廡從祀之先賢先儒擇一而配焉可
也於梓潼何有哉以梓潼配文昌猶不可而況直呼梓潼為
文昌而不復知有戴筐六星司命司中者耶靈壽舊有文昌
祠在南城樓上搏土以為神傅以綵飾綠衣烏幘兩童子夾
侍其為戴筐六星之文昌耶其為梓潼嶺上之神配食文昌
者耶吾不得而知也康熙戊辰孟冬修南城樓遂新其祠而

易以木主題曰文昌之神蓋吾知祀文昌而已他非所聞也
吾知祀周禮月令史記之文昌為吾道宗主者而已他非所
知也在人則有至聖孔子及先賢先儒在天則有文昌皆教
人以正誼明道而一切計功謀利之私知有富貴功名而不
知有道及假道以干富貴功名者孔子之所擯文昌之所擯
也明乎文昌之所以為文昌庶幾俎豆馨香來格來饗不吐
而棄之乎

無幾文乎



出則平文昌之池以爲之曰海鏡也... 人以五指眼而... 取此其人腹百聖聖長毛... 吾取此風氣只合文... 文以木正曰文昌之廟蓋善... 文昌而曰...

鄒縣重修亞聖孟子廟碑

朱彝尊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昌黎韓子之言天下之公言也當其時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曾子之徒有吳起子夏之徒流爲莊周周再傳有孫卿蓋有以闢問於墨翟者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舍冉閔游夏願學孔子其言醇乎醇其色粹然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其氣塞乎天地之間而無綏於滕世子道以性善於齊王先攻其邪心於梁去利而先仁義春秋弟子不能贊而孟子發其微性與天道弟子不得聞而孟子暢其旨此之謂名世此之謂大丈夫此之謂豪傑之士自韓子功不在禹下一言百世之論定矣鄒縣爲亞聖故里廟在縣南門外由來已久其初褻崇之典未及宋元豐六年從吏部尙書曾孝寬

之請詔追封鄒國公政和五年太常議以弟子十八人配其
後季孫子叔罷祀配者堂上一人廡下一十五人彝尊三謁
廟見棟宇摧頽久圯不治心焉負疚若疾疾之入於懷也歲
在乙丑丹徒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始庀材以葺廟
明年工畢遺彝尊書大旨謂子之論文六籍之外七篇是宗
廟成宜有碑曷操奇觚以志歲月彝尊不敢讓謹以聞於師
者具書於石

奸妨廟碑

朱彝尊

天子之大蜡八其祭坊與水庸之辭曰昆蟲毋作詩曰去其
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穰故以方以社報祀於田祖祈年
於天宗先王之勤農事可謂備矣予考之周官凡天鳥螽獸
狸蟲水神蠹物為民厲者莫不掌之以官牡鞠牡棗象齒唇

炭方書靈鼓其攻崇之術必詳顧昆蟲害稼者不及焉何與
豈其有所未詳者與非然也蓋鳥獸庶蠱之妖世不恒見則
攻崇之術罕傳不有司之無以祛民之惑若昆蟲害稼農人
咸知所以歐之農之所不能驅者官亦不能去也故特責其
事於田畷致其祈於田祖為之秉畀炎火而害可去先王治
人事神之道蓋無不宜也奸妨廟去汾州府治一十五里歲
丙午八月予謁神之宇觀廊廡所樹碑率鄙俚不文里有隱
君子胡庭者請予曰子盍為文紀之予惟神之名號未顯於
前代而主民穡事近乎古之田祖至奸妨者害稼之物陸璣
以為螟之屬也神以是名惟冀氏螟氏之命其官爾矣嗚呼
自浮屠道士之說興先王祀典所載神示物彪之號往往潛
為所變易世之所報者久而不復察焉往予兒童時江南飛

蝗蔽野見所禳神皆出二氏無稽之說蝗亦卒不去既心知其非嘗有慨乎儒者之不能師古輒爲二氏所惑也若神之名號則猶循古之遺而土人之載牲擊鼓致賽於是者去祈年方社之祀不遠微庭之言固將以是告世之君子其或不幸而罹凶旱螽蟻之災則當以此邦之人事神爲法以無戾先王報祀之義而不爲浮屠道士之說所惑庶乎其可已系之以詩曰

彼汾之陽其原膺膺曰好曰妨疔於而稼神司厥職名用不懲大田旣臧蠲之豆登農夫之祈維黍及稌農夫之報自陬越涂我從籥章載歌幽雅辨神之號告諸方夏

東甌王廟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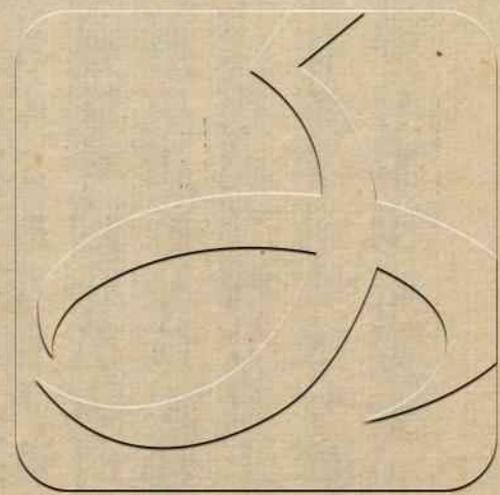
朱彝尊

豪傑之士往往起破家亡國之餘流離瑣尾極人情所不堪

卒自奮於當世論者徒矜其勲伐之隆至心迹之微隱而不彰者多矣張良之於韓田橫之於齊卒從諸侯滅秦要其志期於報讐雪恥而已若夫封畱王齊豈以是爲榮哉予讀史至秦楚之際有感東甌王之事其報讐雪恥無異良橫之所爲而終王其故土守越之宗祀以不廢則又良與橫銜悲飲恨而不能致者王克致之可不謂難焉惜未有推明其心者而僅以趙佗梅鋗之屬視之也歲在癸卯予游永嘉乃得謁王之廟於縣治之東華蓋山之下廟久不治言之知縣事漢陽王君世顯修葺之王君許諾以予之將歸也先事請予文紀之石按史王勾踐之後國覆於楚至秦郡縣天下廢爲君長及諸侯叛秦王率越從鄱君入關滅秦漢擊楚王率越佐漢滅楚高帝封王於越以奉越後惠帝二年舉高帝時越功

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爲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東甌王廟之所由名也漢制非劉氏不王其初異姓王者八國卒就誅戮王與長沙王芮閩越王無諸獨終始得全非以忠謹然與司馬遷謂王入關時項籍主命弗王故王不附楚是亦未推王之心者蓋王之國楚實覆之項氏雖非楚後而世爲楚將安知覆越者之非項氏也然則王之不附楚而佐漢也明矣方其喪國於楚廢於秦版圖入丞相府越人終保而不散以瘡痍未起之衆馳數千里犯強虎狼秦及漢軍垓下黥布信越期會不進而王之用命若蹈湯火蓋國恥未雪王之心有一日不忍懷安者是可謂豪傑之士矣夫其流離瑣尾英毅果銳之氣百折而不回沒爲明神廟食於千載宜也爰從王君之請綴以詩俾迎神送神者得以歌焉辭曰

茫茫禹迹無遠弗届兮維此東甌九牧外兮夫餘封越少康之支兮至於勾踐遂霸江淮兮龜與不壽世載更兮翁翳之侯及無疆兮師覆於今其亡忽兮或君或長海濱是窟兮七世維王旣詘乃伸兮地雖秦郡人越人兮函關旣入拯羸酷兮復會於垓殲楚族兮國恥旣雪白馬刑兮敬鬼而壽百六十齡兮維甌之鄉王所莅兮秩祀孔虔民有事兮何以迎之尊有鬯兮枇杷橘栗桃李梅兮維王之來樹兩旗兮何以送之工用謳兮琴瑟笙竽箎坎侯兮維王之去亦莫我尤兮我歌倡兮我舞洋洋兮黍稷維馨遵豆大房兮千秋萬歲俾樂康兮



徐侯齋先生祠堂記

潘耒

忠孝節義者天地之常經名教之極則舉世莫不欽崇然嘗
慮空懸其名而無人焉以實之則其德爲虛美其行爲絕詣
而人紀或幾乎息矣惟振古豪傑之士爲能嚴氣正性身任
綱常之重蹈屯履險百折不回以底於完節若龍比夷齊臧
札黃綺之倫特垂聲於天壤蓋古昔猶難之況今日哉當明
末造吾吳宮詹徐文靖公獨能捐生徇國自沉深淵致命遂
志天下歸忠焉而公之長子孝廉侯齋先生復能遵公遺志
屏跡荒山土室樹屋非其同志雖通家世好踵門不得見與
之書亦不答藜藿不糝三旬九食而一切饋遺堅卻不受文
章書畫妙天下時人以重幣購之不肯落一筆守約固窮五
十年如一日苦節至行通於神明是父是子同風合轍忠孝

廉節萃於一門殆造物者不欲使倫常墜地而篤生斯人以維繫之者也而豈徒哉未少受業於先生先生家在天平山麓上沙村沒時三子皆已前卒慙遺寡息孤孫謀鬻屋以葬未持不可遂身任葬事以畱故居既而孤寡徙依族人族人遂鬻諸富人爲葬地未聞之悲憤謀諸郡人之好事者得諸生周敕甯輩十人具牒當事請改屋爲祠未與尤悔菴彭訪濂馮勉曾諸君言於開府宋公牧仲宋公素敬先生立命所司剖斷還屋然孤寡苦凍餒未乃歸田於孤寡易此屋以建祠仍迎孤寡居之好事者復捐貲助爲修葺於是先生之舊廬幾廢而復存有天幸焉嗚呼貞臣義士域中之正氣其生也宜尊禮之其沒也宜表揚之周武式商容之閭燕昭表王蠋之墓陳仲舉守豫章先訪徐孺子任延尉會稽首謁延陵

季子之祠蓋欲教民忠孝廉節必褻崇忠孝廉節之人以風厲之所貴世實有其人人實有其德而不徒託諸空言也往年湯中丞潛菴爲文靖公立專祠於虎阜而今宋公復允衆請爲先生置祠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吾吳邇年士習卑靡恆苦才華有餘而志節不足先民不遠風烈猶存異時浮胥江過支硎望先生之廬而不可卽者今幸登其堂拜其像如見其人可以慨然而興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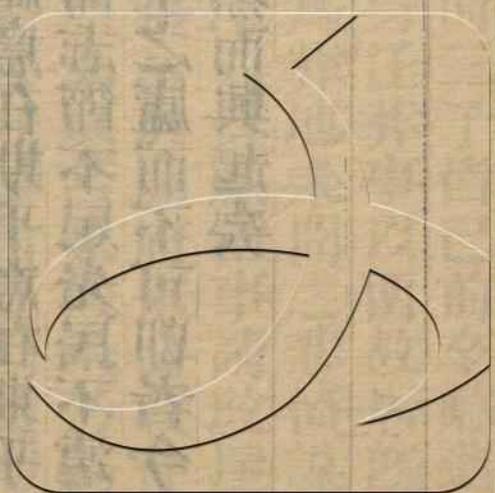
國朝文錄卷之五十二終

國朝文錄

卷五十二

碑表類上編一

三



國朝文錄卷之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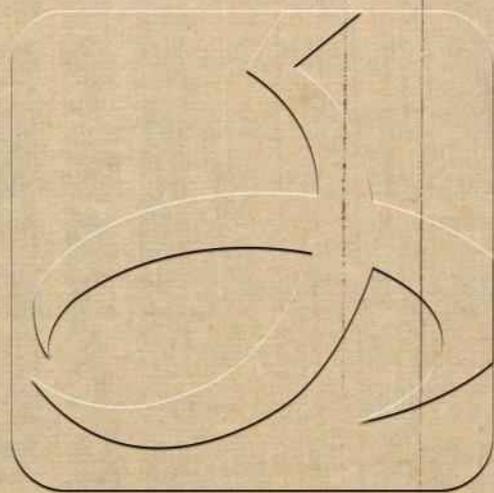
碑表類上編二

四報祠記

李紱

凡祭有所焉有報焉而報之義有二有報其利者有報其教者戴記謂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報地食其利也報天服其教也其祀人鬼也亦然古之賢者吏於其地或生於其鄉有功德於人者必祠以報之推親地之義也不必吏於其地生於其鄉其功德在天下不必獨私於茲土而其賢可法則亦祠以報之推尊天之義也大河南北所在有三報祠祀宋包孝肅明海忠介宋莊敏三公而商邱西郭之祠尤盛攷包孝肅嘗權開封府旋遷右司郎中以去海忠介則生平仕蹟未嘗至中州

宋莊敏雖商邱人亦未嘗特爲功於鄉黨也然則其祀之也奈何以其賢也古之賢者多矣曷爲獨祀此三公也以其剛也周子論剛柔善惡剛之惡三其爲善也五柔則善惡各三焉剛之爲善也多故聖人思見剛者蓋陽剛而陰柔易春秋之義每扶陽而抑陰則人之法賢也必就剛而去柔矣包孝肅之剛婦孺能知之海忠介則以剛峰自號者也宋莊敏未嘗以剛名然所至以執法著撫保定值歲飢先賑而後聞其在戶部聖節賞賜二十萬抗旨不發裁潞王之國費近十萬既長吏部獎廉抑貪不順政府意罪黜吏百餘人奏用鄒忠介不報再疏趣之可謂剛矣今商邱士民請於郡守王君箴輿增祀故尙書趙恭毅公改所顏曰四報趙公則本朝所推爲賢且剛者也觀趙公之祀益知昔人所以祀三公者實由於法其賢且剛而予之所以釋三報者信而不誣也趙公初令商邱邑人知之尤深且嘗有功德於茲土則服其教與食其利又兼之矣中州爲陰陽風雨所和會其風俗中和醇粹未嘗偏於剛然氣質厚重則剛直之意多不然四公之賢何地不當祠而法之獨商邱人士能好賢也哉其同郡彭君嘉問來屬爲之記書此授之俾刻於麗牲之石



擬湯中丞奏毀淫祠碑記

張雲章

凡人之情莫不知福可喜而禍可悲因其所喜以爲可祈而致因其所悲以爲可禳而除雖其說至陋其爲術至怪無足動人然而一中乎其情則愚者惑焉爭相煽炫而中人羣趨而溺其中惑之深而溺之久雖有智者不能祛其蔽雖有賢守長不能決然而去其害自非道德積厥躬仁義中正卓然信於當世惻怛慈愛斯人曉然知其爲我者未易一朝而變其俗也吳中之楞伽山向踞以五通祠相傳始自宋季浸淫於有明夸庭高閣厚棟重檐揭嶸於雲中巫覡哆張簧鼓衆聽餽饗之徒牲牢醢盎炮燔濃郁氣所燻灼至使蘇臺石湖比之肉山酒海百戲雜陳揆擊鼓吹嗔咽宵晝帆檣車馬蔽野塞川嘯歌管弦之聲不絕於道路四方商賈持金錢來集

名爲稱貸於神貿易所至苟獲其息則什伯而償如此之類
歲計所耗不下數十萬遊人士女珠玉錦繡炤耀襍選相窺
相伺誨淫敗俗又有豔妻少女惑惑恍惚顛倒夢寐若與神
通積時既久冠羸至死而其家無所憾曰是且爲五通室歲
亦數十人較之河伯娶婦而特甚其在一山者如此而况充
斥於四境者乎一五通之爲害如此而况又有五顯五方賢
聖等之名目錯出者乎考其所由初非有纖毫功德於民而
名應祀典者也不過邪說誑人以爲事此則獲福否則無以
禳禍而然耳睢州湯公由翰林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
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實莅此土始至之日以移風易
俗爲首務敦教化崇本實一切耗民財蕩民志之所爲剗削
殆盡凡隸公屬者藩臬大吏以至州縣之長無一人之簞簋

不飭聞莫不洗心易慮以聽公之所爲而承宣德意以致之
民期年之間政教大行習俗丕革顧猶有未盡祛其向時之
所蔽者一旦因公之巡行淮上乘閒竊往祀焉公歸而聞之
曰嘻是不可徒以禁令爲也亟命吏撤其妖像木偶者付之
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符下所屬有如此種悉行毀撤又恐
身去之後不能保其將來奏之天子請降特旨嚴禁違令
興復者置之法由是邪僻誕謾尙鬼好怪之習盡根株痛斷
其民始而駭中而疑終而翕然以服莫不曰吾公身有道德
而不懼不惑如此也仁義中正而奇邪退聽也惻怛慈愛無
非欲拯我人於陷溺也夫君子之飭身慎行非以求福爲也
爲己之道當然耳假曰求福而辭禍亦宜知善可爲而力之
惡不可爲而絕之不以是爲祈禳之本而徒致禱祀於鬼神

疎矣鬼神者能操禍福之權將於積善積惡孰左右之耶能枉其禍福之施以爲屈伸耶斯固不待別白而知矣况彼淫昏之鬼必不爲造物者之所容而殫其脂膏財物以事之不幾於求禍而辭福也耶夫僥倖覬覦之念生而忠信愿良之意衰諂媚奔走之習成而孝弟慈讓之道薄奢淫浮競之費多而睦嫻任郵賦稅衣食之資無所聊賴以爲之地此俗之所以日偷而教之所以難施也爲之上者顧可息緩視之耶昔狄梁公撫江南以吳楚多淫祠毀而去之者凡千五百房韓退之爲京兆尹民相與語曰是尙欲燒佛骨其可犯乎何者二公之正直行於人鬼也程明道主簿上元茅山有池產龍僞驚爲神捕而脯之後官京兆南山有石佛放光於頂遠近聚觀男女族集明道戒其徒曰我有官守不能往爲我取

其首以來觀之自是光遂滅伊川移書河東使者論汾陽建祠宇祀地元之非而又設以配食謂誣瀆之惡莫有甚於此者爲使者而不正此又何爲哉宜以其象投之河流二程先生之道德百世所共師也而革所當革無絲毫旁顧曲徇所謂仁者之勇非歟湯公之賢蓋二程之亞而擬之狄公韓公非徒以正直勝者朝廷重公之請下之直省通行禁革責在有司垂爲法戒公之此舉所以佐成聖世如日中天之治其於教化豈小補哉公疏之上爲康熙二十五年四月某日而得旨以某月某日不撰其事書之后則後莫知淫祠之病民如此而滌除邪穢非公之德不足以威服神人是用勒詞山巔爲來世永憲

同山... 靈濟廟碑... 郡北三十里... 縣水所歸... 紹恩爰始... 遑食與處... 其後唐觀... 郡西偏築... 於越者雖... 勢謂導水... 於山夾為... 是三縣之... 公在娠公...

靈濟廟碑

胡天游

郡北三十里三江口外抵大壑空洞無極山陰會稽蕭山三
 縣水所歸牖岫然起堵立帶束衝波決輸明太守成都湯公
 紹恩爰始建作越荒於夏浸於春秋龍蛇狎而鯢鮒隣實不
 遑食與處東漢永和馬臻導鏡湖以救民病縣乃多可田
 其後唐觀察使皇甫政闢陡壘地亦以行水明戴侯瓌復於
 郡西偏築長山茅山扁拖為三牖通江時蓄洩備乾潦水沈
 於越者雖少殺然患猶未息久之公由德安更守來首相土
 勢謂導水若驅大敵行軍師然非握欵中害不可終勝鑿道
 於山夾為石關怒不可撼久以有截引其咽喉委順腹腸自
 是三縣之民戶相慶不禍於水而畝種時入為利者溥矣初
 公在娠公父山西方伯夢越人輩無算咸言被公恩奔走來

謝既降因以命之名及壯果仕其地爲越世世保庸牖控跨
堅岸蒼龍脊伸啟門二十八懼久遠水族物怪或侵毀復刻
經星名像以壓之霖雨盛瀟川湖渤凌守者抉其門以奪其
暴百流會洶耽耽下馳雷轂漂翻駭走駑駛士女駢觀舳艫
填聯指顧遺德謚思不忘方夫公之始營強奸猾豪譖沮浮
謗賊胥懦僚利害懣棘發不易以究有功公之既去民於
牖所爲廟凡水作郡官必往祈祈弗虔門卽啟而水如故歲
辛丑既爵公神以侯號曰靈濟於是祀愈重廟愈肅民奔走
者愈多公之功距二百年而亦愈爲烈知其後之無窮來者
毋以妄易也乃爲詩授巫使歌焉迺樂神以馨祀事其辭曰
旭旭烈武侯湯所舉天則啟是俾以民母侯來厥初其績有
序護勞嗟艱取若子煦民之皇矣遊於魴鱖水方族驕沈竈

漂白侯度以平任作相土無沃無備用勇自討觀其流泉載
區載處丑良之扼破拔晤咀槽之溝之既社既禱通假路戶
聚下從所輦石土木金以斛缺興於百堵沓沓澣澣時釐爾
成血其黑狗侯僚來觀羣用懽詡崑崙雄雄百足連挂遏其
外洪大櫓在圍出其窳窪輯汝歸叟侯之作兮潮波是主海
宮濤靈侯令右左渤瀾隱日滄茫之浦尾閭北南帶方明組
侯司侯宣侯席侯有侯宮崇耽朱闔畫府秩秩扈扈列刻鹿
虞嬰鈴布環烹薦羞酒毛純毛采剗聃牢牡精祈精瘞璆冕
舞鼓侯穆降止暖闌晴霏飛蚴兩驂旛旛蚪繆前導江伯水
君乘馬珥虵赤青八踵龍首鼈蛇螽螽曲牙甲爪腹豚鼻象
歸鯁妾部獵僕紛靡師翼庭伍侯醉具喜神儀雅雅元袞元
玉鐵驪駮駮旂旂鬃髮留此靈璫輪輪蠶蠻或磔或陪貽我

稻黍釜倍升畝朱絲在子以鮮且飽冰犀豹漳孰為賢瘡侯
壽無期祝爾終古

餘姚縣復江橋碑

胡天游

周制自都坻迨乎郊壘立官師主興役駟見火覲期諸司里
平津途斂井竇障陂澤成津梁無不便於民故著夏令志其
時倣明受事之職為政之要餘姚紹興郡東南邑雙郭懸峙
大江中分洪流浩奔勢截子午城南門橋曰通濟綫石緼貫
往來坦乘水浮聞甌陸步台鄞輶軒傳符賈旅征宦縣人逐
徵千暮百朝負扶挈攜繹熒熒罔就窘蹈雍正四年春礎
石隕圯平梁豁崩兩城劃張相望斗絕途子旅曹徘徊望洋
遂歌渡河以增永歎墮石磬作橫鋤江流觸沈艦鯨咸用險
患於是縣令某君勅工徙石泊江南岸伐材構木置徒杠郭

西偏規利道通路然而衝波怒輪騰潮激鱗谿淙谷湍眾滙
瀦赴暴疾彌歲困夫舟杭頃之事聞制府制府檄下令必視
舊法以為民適令乃召父老度財算計力役謀膠輦之制圖
永底之業勤官分之務復百姓之便於其歲常賦外十用取
一俾暨厥功眾惟允和遂上議於郡省首己酉二月某甲子
及辛亥二月某甲子凡三年始成崇嶽巔矯夭拔騫礎闕
砥平駢陸密緻蜿虹孤細離雉遙合周行安大壯於上悍溯
殺蕩突於下騎乘聯闐檣舵恬溜憧憧旋邁鮮遺阻艱邑之
人樂蹈曩利以予方居是邦庶刻乎文詞不沒其事夫國產
美錦乘輿溱洧孟氏陋之伯都惟惠析里既橋續頌艾康今
序賢興庠課田字氓日且重亟若夫釐毀治敗樹川梁以導
津濟固罔不離於政其勤有司宜所先焉其民不病於取樂

從令以啟其功是以彰敦慤之俗忠厚之美考圖志橋建宋仁宗時南陽謝景初爲令始砮木跨江以渡行者德之名曰惠元至順中浮屠惠興以木久屢敗請州判官牛彬更以石而道士李士甯繼成其事乃易以今名銘曰

姚邱之墟俊遺邦豪湍峽束睥睨雙鯨濤振渡愁罍缸蘭倉謀謀謳吟隴千夫伐木空枝椿如堰鉅礪或聚缸陽侯怒裂青龍腔睢盱矯虬隨逝瀧河梁雨雪驚飛鬚盤渦旋翻灑瀕艘赤堇剖礎何麗麗萬金椎牛擊鼓逢三年復我天路麗垂蛟倒影東馳江洞門列扇鎖激撞重城中央貫高懸騎徒安歌樂負扛利茲姚人毋置杠不騫承與三犀降

首陽山夷齊廟碑

胡天游

天地有和肅肅爲秋冬其氣至清得其氣者其人行至高性

至潔不可一世孤往邁絕上抗遠古視天下無足與適而安其身此與天爲徒者伯夷叔齊是也論語記其餓於首陽後言二子者異說雜出謂二姓之際恥食周粟甘死採薇嗚呼予觀三代下士抗志節不肯易身若此蓋有何必夷齊能然且僅若是安足盡夷齊大抵二子居身至潔高絕自處憫俗爲汚舉世皆非甘餓不悔豈特區區殷周閒事乎孟子謂伯夷絕惡人朝衣冠坐塗炭若將浼已去恐不速又曰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立夫天地既肅華者零脆者堅柔者烈莫不凜慄去其靡敝彼二子者天地不周廣莫之風也非是無以震易一世斯爲聖人之清予以爲知二子者莫若孟子湯既放桀讓天下於務光務光恥焉自沈於河行頗夷齊類然不聖光獨聖夷齊蓋二子之清其與人甚厚嫉惡至嚴者以

君子望待天下幾盡去濁而歸乎潔則聖人之心焉昔時議者或謂伯夷皇民雖虞夏之帝猶不得而用况乎商周乎然後知叩馬以諫當無其事特出史書之誣彼豈不知紂之當伐武王不可說止而尚為是哉諫焉勿聽始乃就餓奚以成其高即登山作歌馬遷所錄要亦勿足多信若莊周之徒以二子為近名始與東方生指稱古之愚夫滑稽放言君子所棄呂不韋謂武王葬伯夷用將軍禮陳彭年假春秋少陽墨允墨智妄為姓名尤鄙且野何後世之多惑也予登首陽瞻墓祠讀所列碑皆少能得夷齊意如孟子說書石發之

程氏宗祠碑記

劉大櫟

昔者先王之立宗廟也稱情而為之制四世而服窮六世而親屬竭故天子諸侯之廟視服之重輕以為差等夫先王豈不欲報本追遠祭及百世以上哉而乃於其遠祖漸遞而遷之蓋情有所終勢有所止也高祖以上居處笑語心志嗜好茫然而莫之見聞而欲於猝然之頃致其歆假勢固不能故禰祖曾高四世之祭自天子以達於天下天子之於諸侯增二祧而已謂之二祧雖曰六廟而實四廟也大夫以下其廟以次而減而其所祭之四親不得而減也夫所謂庶人祭於寢者庶人之勢不足以立廟未嘗於一寢之中而禁其祭祖及曾高也封建廢而天子之下無廟制宋之儒者增損禮儀定為祠祀士大夫之族得祭及曾高而並及其始祖蓋準乎

天命之所不容已而人子之心庶以卽安而無憾焉荷池程氏祖承和建宅立影堂其後承之爲小宗之祠嘉靖時重建歷年踰百則椽頽柱蠹及颯斃毀門牡飛亡階石圯泐木主之題字黜漶不可別識裔孫正印見而傷之以遺紹自肩謂世德傳衍在予若先人安靈之室一任風摧雨剝其何以自比於人將出其私橐徹而新之未及施行而正印病卒時在康熙六十一年踰年雍正改元正印之子兆元兆龍年甫弱冠仰承父志詢謀族衆僉曰允哉遂因舊址而恢拓其制門之外繚以甃牆自牆至門地三尋其左別爲門堂以東北入於門門之內爲庭庭修四尋四分其修去一以爲之崇增一以爲之廣庭後爲堂堂崇廣如庭去二尺以爲之修堂後復爲庭崇廣如前庭其修如前庭之崇庭之後越九尺以爲方

池以存荷池之舊池廣常有五尺有五寸深尋有四尺池之後爲內寢修與前堂埒崇廣亦如之循寢之楹以爲檻檻內常有六尺檻外尋內寢重屋以居祖考之主而妣附焉元年經始四年祠成奉主致祭族之人咸在爰推永和始創之功遂及兆元昆弟重建之續曰於禮有功德者別立廟百世不毀惟我程氏之舊有功則配享今兆元兆龍承厥考志獨任其艱其父祖宜從配享之典春秋咸得祭其主祭畢頌胙二人有加胙世世子孫無缺議既定其年齒尊者申宗法以訓族人曰凡我同宗其始一人也喜相慶憂相弔患難相扶持其不遵約束者衆共譴罰之族皆唯唯乾隆己卯逆數建祠之日四十有七年二昆弟之子光炯瑤田請予爲記復綴之以詩詩曰

運有隆替自一人以興俗有淳薄自一人以成夫惟長者率先倡教施及後嗣其光有耀孰為改建程氏之祠上以報本下以聯支刻桷鱗鱗飛檐猗猗壁壘白盛棟塗丹漆羣烟環湊子姓之間維時疎時屹然中居于時降登于時興俛于時蕭營于時燕語相習以讓相勉以仁磨採盥漑其德維新人則孝慈出相友愛羸老有扶荷擔有代含咀六籍獵微窮精儲才抱質以豫公卿孰塗孰暨孰備其器賡良友夔惟昆惟季俗尚日馳孝義日衰二子振之祥福攸歸歸功二子二子不有曰我嚴君實道其首程氏之賢仲章甫實甄程氏之貴仲章甫實賜程氏千祀受仲章之祉刻石紀功以遺孫子俾知其所始

方氏支祠碑記

劉大魁

古者諸侯之適子嗣為諸侯其支子之為大夫士者不得祖諸侯而名之為別子其後族漸繁多先王懼其散而無紀為制宗法以聯之故有百世不遷同吾之太祖者宗之謂之大宗有五世而遷同吾之高祖者宗之謂之小宗宗雖有大小之異要在率其族之人以其祀其先人而已封建廢而大宗之法不行則小宗亦無所據依而起於是遂易為族長然吾以為後世之宗祠猶有先王宗法之遺意彼其所謂統宗之祠族人莫不宗焉即古之大宗也其所謂支祠人各宗其親焉即古之小宗也先王之辨別等威雖嚴而天下無無祖之人支子不祭未嘗委之宗子而已不與也不得祭禰不得祭祖及曾高不得祭太祖而皆宗其祖之傳適以與之共祭宗者尊也尊其主祭於廟中之人而人人皆得以自致其敬故

曰存先王太宗小宗之遺意者莫善於宗祠方氏自漢河南
 守紘避新莽之亂始遷歙之東鄉又三世為黟侯諸儲於章
 帝元和初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累官太常卿封於黟至隋
 開皇閒惠誠為歙令而其子叔游愛歙之山水因家焉其距
 黟侯蓋十七世矣又歷十三世宋銓中大夫祕書郎建成子
 希道卜遷環山至孫高乃定居之又五世師忠始遷巖鎮又
 三世名士錡士錡生周儒周儒於咸淳甲戌以明經省試第
 一擢官禮部是為省元門祖又歷五世至觀童觀童生三子
 榮其季也榮生音音生健健生中正中正生紹祚紹祚生思
 聰思聰生廷康廷康生承晟承晟生嗣文嗣文五子祈昌祈
 宣祈順祈恆祈源祈宣者尙錦之父亦桓也自承晟欲創支
 祠而未逮嗣文繼之有卜地矣又不及而祖其後嗣文五子

而四子皆早卒於是祈宣率祖考之攸訓思篤前緒用夙夜
 不遑自逸伐石於山儲材於野謹依先卜廣其規制重門竊
 究堂寢峩巍步欄周通四阿垂霤石柱繡栴干覽蔽日東北
 建小樓以遠眺望登樓則皋蔭獅蚪四山環拱而天都蓮華
 諸峰並植簷際齋庖之舍燕享之庭森列備舉繚以清池游
 魚潛泳菡萏敷榮踰年尙錦及其弟尙驥尙和尙忠之子
 溥乃擇冬月之吉率先族人奠主祠內觴豆靜嘉薦獻祇肅
 祖考歆格祭畢斯燕昭穆咸序長幼有倫旅酬交錯醉飽懽
 欣神人和暢是舉也祖考之精神既遠而萃族姓之心志既
 渙而交繼志述事其可謂備至爾矣尙錦歸善於親請予為
 記予觀方氏世篤孝義有可紀者乃系之以詩其辭曰
 維方於嶽其族為巨省元之後蔭苾益著維爾世德篤生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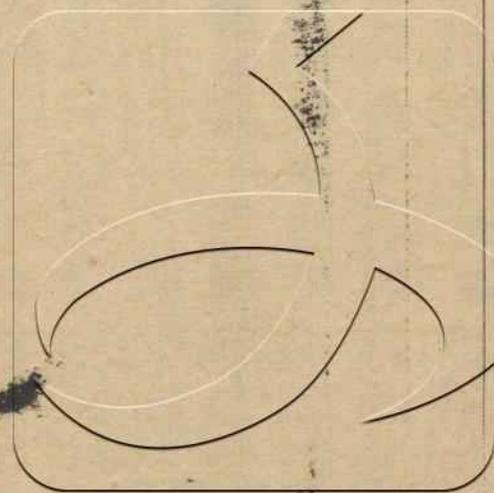
孫孝孫為誰惟亦桓君維祖維考有志不遂孝孫成之收族以祭嗟爾孝孫一簣之虧堂成不見而遽云歸孝孫之後復生孝子載纘膚功象服承祀象服承祀年神在牛先是丁亥翁隕於秋是年仲春翁實始事子也代終及冬之季方氏之祠孝孫所創今其族姓共祭同堂未成斯堂邱墟榛莽既成斯堂赫然宏敞未成斯堂雖祭而孤既成斯堂子姓怡愉未成斯堂雖祭而簡既成斯堂器備儀殫凡爾孝嗣惟承孝思以紹孝孫孝子之為積善之報端在後嗣億萬斯年馨香勿替

重修夏津縣關帝廟碑記

朱仕琇

州縣關帝廟著令歲三祭令長主祭祭費得於正賦報除其儀視先師畧降在社稷二神之上蓋社祭土稷祭穀民土著穀食以為生 國家愛民以其利斯二者代之報功其事重矣而不先於二廟者此唐韓子所謂功德固自有次第也先師以布衣教萬世作春秋閱天下之無王其有達王事者則書而與之帝丁漢衰盜起羣臣多假兵柄為亂思竊神器蓋其時如董氏袁氏曹氏非一方之元戎則公卿之世胄既而羣雄皆滅惟孫曹二氏存天下俱非漢有帝猶擁昭烈守荆州距二氏之鋒以存漢室名績垂就遽以身殉不以盛衰變節斯春秋之志也帝生平尤愛讀左氏春秋當時稱萬人敵其在荊州議者比諸桓文之獎周室黥彭雄傑名猶後焉料

其智勇蓋非人臣之度矣而帝獨戴護支庶崎嶇末運中開
嘗倖纍恩柔禮誘不少哀折心不忘所事猶計尺寸報之義
聲震天下迨乎樊城之役操議遷都漢室幾振而吳乃敗盟
帝以死勤事帝既沒而曹氏始篡漢矣故帝雖起一匹夫其
身生死係漢存亡曹操智計殊絕吞羣雄略盡獨敬畏昭烈
與帝帝以龍虎變化之才不圖南面之榮守區區之義折首
覆宗建千古奇節以伸浩然之氣此傳所謂太上有立德者
也昔唐韓子著伯夷頌推其節以為窮天地亘萬世若帝之
節蓋亦稱其言者也故自古人臣雖後世極褒顯崇隆無躋
號為帝者神之靈爽載在史冊若楚項羽漢城陽景王著矣
然其崇奉不出一隅或歲久神衰人亦去之未有歷千萬世
徧天下郡縣列於祀典用帝者儀蔭及苗裔與先師埒如帝
者也蓋帝有項王之氣景王之功黥彭之才桓文之望而又
貫以春秋之義夷齊之節兼資彙品瓌璋輝赫其人既古今
殊絕則其報之也亦宜夏津廟創明神宗年開迄今百餘年
垣墻侈剝楠瓦毀壞春秋祭祀無以嚴事乾隆十六年余來
知縣事既三年民安無事歲頗連稔因集紳士謀重修之皆
踴躍勸輸而又擇在城老成勤謹者若干人董其事經始於
乙亥之仲春落成於仲冬廟成大祭周視殿庭嚴翼巍煥允
稱神栖余於是歎帝遺烈動人之深而益以見此邦人之好
義也既諸人來請書其事刻石以告成功因識帝之所以動
古今者於前并其興工成功歲月若諸好義姓名則附書於
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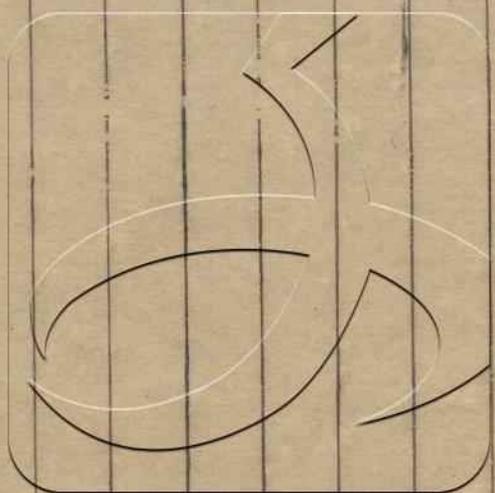
勅修濟瀆廟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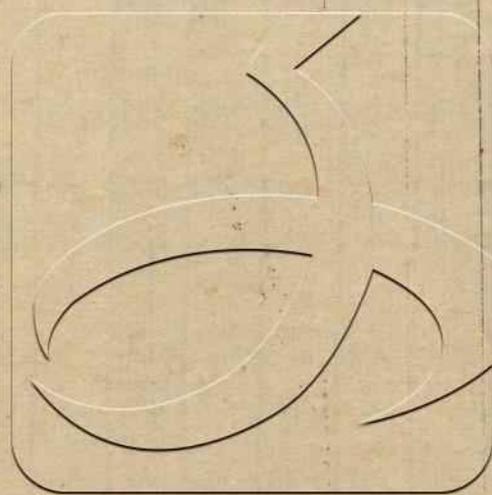
尹會一

皇上龍飛元年肇稱殷禮特渙德音五嶽四瀆天地之經紀
自古祀典所重其悉考應修以報稱朕敬恭明神之至意乾
隆二年夏四月會一奉命撫豫議修懷慶府濟源縣濟瀆廟
計功度材有司具圖冊以請會一上其事制曰可伏思天
下名川數千惟四瀆比於諸侯濟水之流舟楫不施而望祀
之尊與江河等考諸古記沈水發源王屋山東出於濟經流
於徐兗入海於青凡三伏四見漢新莽後枯而復通唐高宗
前通而復枯然其潛行於地中者未嘗絕也歷下東阿發地
得泉皆濟水也蓋其秉性清勁不與衆水伍故能入而不涸
曲折千里而必達於海其性然也嘗默觀萬物消息盈虛之
理莫不始於微而成於巨岷山萬里吐納百川而其源不過

濫觴河水時至兩涘之間不辨牛馬而吐蕃之河可褰裳而涉也附益者多則其流盛大濟之爲性合矣而仍分入矣而復出且時伏時見有蘊藏之德無暴著之功故涓涓不絕獨全其孤寡剛勁之性歷千百載而揚清芬江河以功顯濟瀆以德著其性異其德殊則其神必靈會一肅將嘉命遣官督理承修凡殿庭門廡悉葺故增新北海神向祀濟邑康熙丁卯歲改祀混同江舊廟與瀆廟相比亦理而新之共用帑金四千五百八十六兩有奇於乾隆三年二月初八日興工五月初十日告成事訖驛聞 皇帝乃以流清普惠灑頒 宸翰懸之殿庭維時廟中喬喬皇皇祇祇翼翼聿新氣象蓋自勝國迄今百年於斯爲盛於戲歷代崇祀嶽瀆以其功在生民利澤萬物濟瀆於利澤之功有而不居獨其德冠羣靈性

空百谷清而能潤顯而能藏 聖天子恢棟宇而秩明禋豈無意乎王屋太乙之間可以章志而貞教矣乃爲之記





惠濟河碑記

雅爾圖

豫之水患自河奪汴始蓋歸淮之水汴為大汴固挾眾流以
 入淮者也汴治則梁宋陳蔡許鄭之水皆有所洩元至元開
 河決奪汴故道汴遂湮即今浚儀渠乾河涯皆其蹟率成平
 陸賈魯者元臣也魯濬汴自中牟經祥符而東滙漑河歷陳
 州境入江南賴上以達於淮汴得入淮賴此人戴賈魯功遂
 以名河而河淺而窄上水驟輒溢乾隆四年夏秋大雨兼旬
 開歸陳許六十餘州縣漫為巨浸平地水深數尺會城中積
 月不退其橫流下奔並入江南之潁毫長淮衛漂民田廬甚
 多前巡撫尹公具以狀聞 皇上惻然軫念發數十萬倉穀
 帑金賑之民無飢餒流移之患既忘其災矣復念致災之由
 特降旨命巡撫尹會一總河白鍾山布政司朱定元勘濬

乾河涯用洩開封積水全豫水利使源委疏暢毋致泛溢又計入淮之水道經江南恐下流人情阻撓命江南水利大臣共議之所以爲豫省計者甚至於是前巡撫尹公河督白公遵旨悉心籌議委熟悉水利之管河道胡君紹芬履勘原委度地相川議以開封城中積水第濬乾河涯可洩而將使開歸陳數十州縣永免水患莫若分賈魯河以斷其流請於中牟西賈魯河北岸別疏一河導入祥符之淺兒河接濬至高家樓則乾河涯之水入焉又東滙於沙河卽循古汴蔡河入渦故道湮者淪之淺者深之又東過陳畱杞縣經睢州之挑河柘城之永利溝淮甯鹿邑之老黃河抵安家溝以入渦而歸淮則賈魯河勢得減而瀕河各州縣潦水有歸均免旁溢商船亦可直抵汴梁是不惟祛水患兼可收水利巡撫

尹公上其議

制曰可方議舉行尹公遷內余奉命來撫

是邦於是年冬十月莅止目擊災傷之象沮洳載道諮詢屬

吏父老知是舉爲豫省要務不可緩也五年春先令爲渠導

城中積水從東南水門出門小則添一門以暢之使歸於壕

壕東則濬乾河涯穿護城隄至高家樓而城中之水頓洩旣

而分疏賈魯河之議江南有司果異論紛起乃復移江南督

撫各委大員會勘重以水利使者汪公德公按圖履迹僉曰

是誠有益於豫而無妨於江南也濬之便覆奏得報乃令

管河道胡君指授程式於各縣令各縣令按其境土募夫開

濬河廣十丈深一丈爲率長六萬五千一百九十四丈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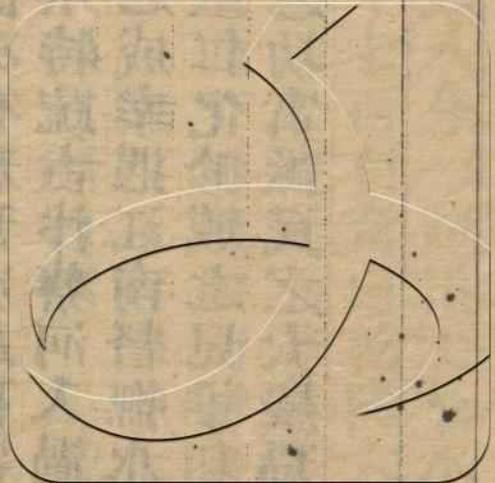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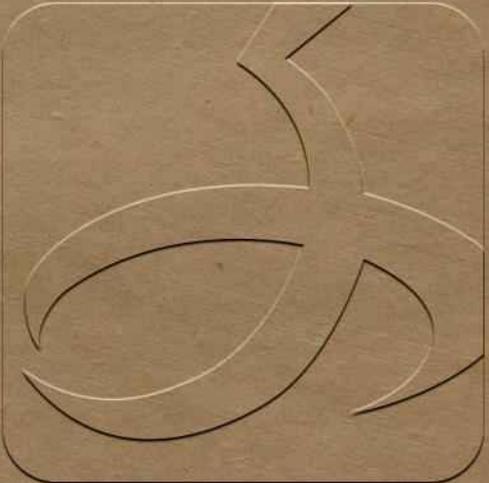
爲堰以備漲溢堰各離岸十丈以防土頽入河堰爲涵洞以

宣田閒之水建閘於中牟分疏口門視賈魯河盈縮爲啟閉

復高其底二尺使賈魯河常留二尺以下之水以利舟楫爲
橋三十六以便行旅凡土以方計者一百二十六萬七千二
百有奇方直銀八分一釐出土於水加一分有八計動帑金
一十一萬五千七百有奇自乾隆六年正月二十日興工至
本年六月初四日工竣吏不辭瘁直無侵漁丁夫踴躍旣成
開開進水暢流而下仍議歲動帑金四千於農隙疏浚以杜
淤澱瀕河州縣從此可永無水患士庶歡呼籲謝 聖上澤
我豫民世世無疆之福因請 錫嘉名有 詔名惠濟河嘉
名旣錫偉績孔昭不可無紀也夫惠民之大者莫如水利因
所利而利之孔子所謂惠也顧水利之難成則誠如 睿慮
所及下流阻撓往往績用弗成不思水必有歸下有所洩卽
上有可受今天下四瀆之水已盡歸江南入海非以江南爲

壑以海爲壑也水性東下自高而趨存乎地勢故淮受百川
派與渦其一二耳自禹以來未之有改卽汴失其道而橫流
亦必漫入江南乾隆四年之淮潁閒可驗矣有河以分之力
緩而軌順下流亦有利焉况茲惠濟河之水特分賈魯河之
水而非有他水特疏古汴蔡河入渦之故道而非創闢無庸
過慮也茲河之成幸遇江南督撫水利使者一時鉅公咸矢
公忠仰體 皇仁化畛域之見惟利濟民生是務協謀僉同
以成此惠濟之功實豫民之大慶焉

公忠貞節
 風徽世遠
 水師共贊
 餘而輝即
 亦必到入
 所我謂其
 一三打自
 為因來未
 之待如雖
 亦夫其進
 而感為
 自凡



70013804

